

春秋諸傳會通

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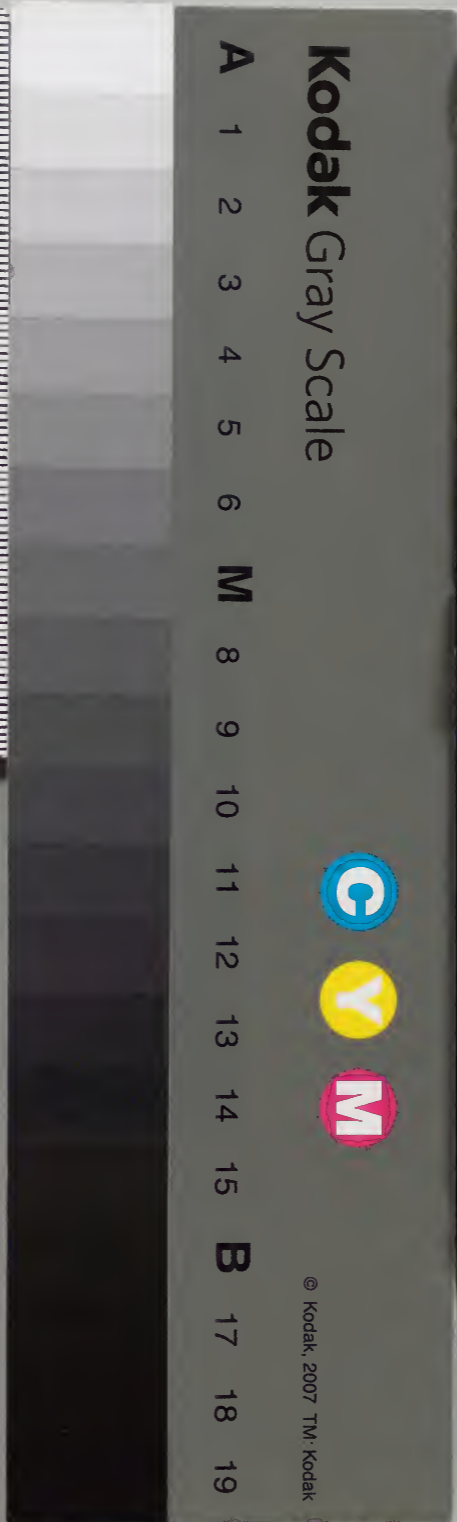
一之三

漢書門			
二〇六三	函	號	類
一三九	架	冊	類
五八五	冊		

內閣文庫			
三	元	函	類
二	五	冊	類
一	八	架	類
二	六	冊	類
一	三	架	類

經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2063
冊數	385 ()
函號	369 100



元廬陵李先生著

春秋會通

通志堂藏板

春秋諸傳會通序

淺草大藏



傳春秋者三家左氏事詳而義疎公穀義精而事略
有不能相通兩漢專門各守師說至唐啖趙氏始合
三家所長務以通經為主陸氏纂集已為小成宋河
南程夫子始以廣大精微之學發明奧義真有以得
筆削之心而深有取於啖趙良有以也高宗紹興初
武夷胡氏進講篤意此經於是承詔作傳事案左氏
義取公穀之精大綱本孟子主程氏而集大成矣方
今取士用三傳及胡氏誠不易之法也然四家之外
如陳氏後傳張氏集注皆為全書學者所當考而孫
氏之發微劉氏之意林權衡呂氏之集解與其餘諸

家之議論亦不可以不究但汗漫紛糺有非初學所能備閱者余讀經三十年竊第南歸叨錄劇司心勞力耗舊所記憶大懼荒落而又竊觀近來書肆所刊此經類傳雖多或源委之不備或去取之莫別不能無憾於是不揆譎陋盡取諸傳會粹成編先左氏事之案也次公穀傳經之始也次杜氏何氏范氏三傳專門也次疏義釋所疑也總之以胡氏貴乎斷也陳張並列擇所長也而又備采諸儒成說及諸傳記略加梳剔於異同是非始末之際每究心焉謂之春秋諸傳會通藏之家塾以備遺忘訓子弟耳非敢與學者道也邇年頗有傳寫者弗克禁而豐城揭恭迺取而刻之梓亟欲止之則已成功矣書來求序拒之弗可且念其力之勤而費之重也姑識于卷端與我同志尚加訂正焉至正九年己丑七月朔後學廬陵李廉謹書

春秋諸傳會通凡例

廬陵進士李廉輯

一所編諸傳止以左氏公羊氏穀梁氏胡氏陳氏張氏六家為主蓋六家皆全書故也

一左氏專用杜預注公羊專用何休注穀梁專用范甯注及正義與疏並不參用他說庶不誤引用

一程子及諸家說多附見謹案之下蓋以無全傳難並列也

一所編本欲並見諸傳異同故凡繫釋經無大舛僻者皆錄其有倍禮傷義決不可從者略疏於

謹案下而辯之

一其三傳有難繫於經文下而有闕於經者別附錄庶不紊雜經注

一其三傳義理異同者略疏其是非於謹案下大率多以胡氏為主皆依先儒成說並不敢臆斷一此經大槩在屬詞比事故於例之異同事之首尾或辭同而事異或事異而辭同皆通經提掇大意使前後貫通一事之疑一字之異皆發明之並用先儒議論

一所編諸傳務欲撮其精要故未免裁翦刪削然所去皆浮詞至於確實之語無一字敢棄其注

疏中間有一句一字之精者亦采錄無遺

一經中地名人名等有關經義者注之餘不錄

一經傳中制度合考究者並詳考於謹案下

春秋諸傳序

廬陵進士李廉輯

左氏傳序

晉杜預

春秋者魯史記之名也記事者以事繫日以日繫月以月繫時以時繫年所以紀遠近別同異也故史之所記必表年以首事年有四時故錯舉以為所記之名也周禮有史官掌邦國四方之事達四方之志諸侯亦各有國史大事書之於策小事簡牘而已孟子曰楚謂之檇杻晉謂之乘而魯謂之春秋其實一也韓宣子適魯見易象與魯春秋曰周禮盡在魯矣吾乃今知周公之德與周之所以王韓子所見蓋周之

舊典禮經也周德既衰官失其守上之人不能使春秋昭明赴告策書諸所記注多違舊章仲尼因魯史策書成文考其真偽而志其典禮上以遵周公之遺制下以明將來之法其教之所存文之所害則刊而正之以示勸戒其餘則皆即用舊史史有文質辭有詳略不必改也故傳曰其善志又曰非聖人孰能脩之蓋周公之志仲尼從而明之左丘明受經於仲尼以為經者不刊之書也故傳或先經以始事或後經以終義或依經以辯理或錯經以合異隨義而發其例之所重舊史遺文略不盡舉非聖人所脩之要故也身為國史躬覽載籍必廣記而備言之其文緩其旨遠將

令學者原始要終尋其枝葉究其所窮優而柔之使自求之饜而飫之使自趨之若江河之浸膏澤之潤渙然冰釋怡然理順然後為得也其發凡以三例皆經國之常制周公之垂法史書之舊章仲尼從而脩之以成一經之通體其微顯闡幽裁成義類者皆據舊例而發義指行事以正褒貶諸稱書不書先書故書不言不稱書曰之類皆所以起新舊發大義謂之變例然亦有史所不書即以為義者此蓋春秋新意故傳不言凡曲而暢之也其經無義例因行事而言則傳直言其歸趣而已非例也故發傳之體有三而為例之情有五一曰微而顯文見於此而起義在彼稱族尊

君命舍族尊夫人梁亡城緣陵之類是也二曰志而
 晦約言示制推以知例參會不地與謀曰及之類是
 也三曰婉而成章曲從義訓以示大順諸所諱辟壁
 假許田之類是也四曰盡而不汙直書其事具文見
 意丹楹刻桷天王求車齊侯獻捷之類是也五曰懲
 惡而勸善求名而亡欲蓋而章書齊豹盜三叛人名
 之類是也推此五體以尋經傳觸類而長之附于二
 百四十二年行事王道之正人倫之紀備矣或曰春
 秋以錯文見義若如所論則經當有事同文異而無
 其義也先儒所傳皆不其然荅曰春秋雖以一字為褒
 貶然皆須數句以成言非如八卦之爻可錯綜為六十

四也固當依傳以為斷古今言左氏春秋者多矣今
 其遺文可見者十數家大體轉相祖述進不成為錯
 綜經文以盡其變退不守丘明之傳於丘明之傳有
 所不通皆沒而不說而更膚引公羊穀梁適足自亂
 預今所以為異專脩丘明之傳以釋經經之條貫必
 出於傳傳之義例總歸諸凡推變例以正褒貶簡二
 傳而去異端蓋丘明之志也其有疑錯則備論而闕
 之以俟後賢然劉子駿創通大義賈景伯父子許惠
 卿皆先儒之美者也未有穎子嚴者雖淺近亦復名
 家故特舉劉賈許穎之違以見同異分經之年與傳
 之年相附比其義類各隨而解之名曰經傳集解又

別集諸例及地名譜第歷數相與爲部凡四十部十五卷皆顯其異同從而釋之名曰釋例將令學者觀其所聚異同之說釋例詳之也或曰春秋之作左傳及穀梁無明文說者以仲尼自衛反魯脩春秋立素王丘明爲素臣言公羊者亦云黜周而王魯危行言孫以辟當時之害故微其文隱其義公羊經止獲麟而左氏經終孔丘卒敢問所安荅曰異乎余所聞仲尼曰文王旣没文不在茲乎此制作之本意也歎曰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蓋傷時王之政也麟鳳五靈王者之嘉瑞也今麟出非其時虛其應而失其歸此聖人所以爲感也絕筆於獲麟之一句者所感

而起固所以爲終也曰然則春秋何始於魯隱公荅曰周平王東周之始王也隱公讓國之賢君也考乎其時則相接言乎其位則列國本乎其始則周公之祚胤也若平王能祈天永命紹開中興隱公能弘宣祖業光啓王室則西周之美可尋文武之迹不隊是故因其歷數附其行事采周之舊以會成王義垂法將來所書之王即平王也所用之歷即周正也所稱之公即魯隱也安在其黜周而王魯乎子曰如有用我者吾其爲東周乎此其義也若夫制作之文所以章往考來情見乎辭言高則言遠辭約則義微此理之常非隱之也聖人包周身之防旣作之後方復

隱諱以辟患非所聞也子路欲使門人為臣孔子以為欺天而云仲尼素王丘明素臣又非通論也先儒以為制作三年文成致麟既已妖妄又引經以至仲尼卒亦又近誣據公羊經止獲麟而左氏小邾射不在三叛之數故余以為感麟而作作起獲麟則文止於所起為得其實至於反袂拭面稱吾道窮亦無取焉

公羊傳序

漢何休

昔者孔子有云吾志在春秋行在孝經此二學者聖人之極致治世之要務也傳春秋者非一本據亂而作其中多非常異義可怪之論說者疑惑至有倍經任意反傳違戾者其勢雖問不得不廣是以講誦師言至於百萬猶有不解時加釀嘲辭援引他經失其句讀以無為有甚可閔笑者不可勝記也是以治古學貴文章者謂之俗儒至使賈逵緣隙奮筆以為公羊可奪左氏可與恨先師觀聽不決多隨二創此世之餘事斯豈非守文持論敗績失據之過哉余竊悲之久矣往者略依胡毋生條例多得其正故遂隱括使就繩墨焉

穀梁傳序

晉范甯

昔周道衰陵乾綱絕紐禮壞樂崩彛倫攸斁弒逆篡盜者國有淫縱破義者比肩是以妖災因釁而作民

俗染化而遷陰陽為之愆度七曜為之盈縮川嶽為之崩竭鬼神為之疵厲故父子之恩缺則小弁之刺作君臣之禮廢則桑扈之諷與夫婦之道絕則谷風之篇奏骨肉之親離則角弓之怨彰君子之路塞則白駒之詩賦天垂象見吉凶聖作訓紀成敗欲人君戒慎厥行增脩德政蓋誨爾諄諄聽我藐藐履霜堅冰所由者漸四夷交侵華戎同貫幽王以暴虐見禍平王以微弱東遷征伐不由天子之命號令出自權臣之門故兩觀表而臣禮亡朱干設而君權喪下陵上替僭逼理極天下蕩蕩王道盡矣孔子觀滄海之橫流迺喟然而歎曰文王既没文不在茲乎言文王

之道喪興之者在已於是就太師而正雅頌因魯史而脩春秋列黍離於國風齊王德於邦君所以明其不能復雅政化不足以被羣后也於時則接乎隱公故因茲以託始該二儀之化育贊人道之幽變舉得失以彰黜陟明成敗以著勸誡拯頹綱以繼三五鼓芳風以扇遊塵一字之褒寵踰華袞之贈片言之貶辱過帝朝之撻德之所助雖賤必申義之所抑雖貴必屈故附勢匿非者無所逃其罪潛德獨運者無所隱其名信不易之宏軌百王之通典也先王之道既弘麟感化而來應因事備而終篇故絕筆於斯年成天下之事業定天下之邪正莫善於春秋春秋之傳有三而

為經之旨一臧否不同褒貶殊致蓋九流分而微言
 隱異端作而大義乖左氏以弔拳兵諫為愛君文公
 納幣為用禮穀梁以衛輒拒父為尊祖不納子糾為
 內惡公羊以祭仲廢君為行權妾母稱夫人為合正
 以兵諫為愛君是人主可得而脅也以納幣為用禮
 是居喪可得而婚也以拒父為尊祖是為子可得而
 叛也以不納子糾為內惡是仇讎可得而容也以廢君
 為行權是神器可得而闕也以妾母為夫人是嫡庶
 可得而齊也若此之類傷教害義不可強通者也凡
 傳以通經為主經以必當為理夫至當無二而三傳
 殊說庸得不棄其所滯擇善而從乎既不俱當則

固容俱失若至言幽絕擇善靡從庸得不並舍以求
 宗據理以通經乎雖我之所是理或未當安可以得
 當之難而自絕於希通哉而漢興以來瓌望碩儒各
 信所習是非紛錯準裁靡定故有父子異同之論石
 渠分爭之說廢興由於好惡盛衰繼之辨訥斯蓋非
 通方之至理誠君子之所歎息也左氏豔而富其失
 也誣穀梁清而婉其失也短公羊辨而裁其失也俗
 若能富而不誣清而不短裁而不俗則深於其道者
 也故君子之於春秋沒身而已矣升平之末歲次大
 梁先君北蕃迴軫頓駕于吳乃帥門生故吏我兄弟
 子姪研講六籍次及三傳左氏則有服杜之注公羊

則有何嚴之訓釋穀梁傳者雖近十家皆膚淺末學
 不經師匠辭理典據既無可觀又引左氏公羊以解
 此傳文義違反斯害也已於是乃商略名例敷陳疑
 滯博示諸儒同異之說昊天不弔大山其頽匍匐墓
 次死亡無日日月逾邁跂及視息乃與二三學士及
 諸子弟各記所識并言其意業未及終嚴霜夏隆從
 弟彫落二子泯沒天實喪予何痛如之今撰諸子之
 言各記姓名名曰春秋穀梁傳集解

程子序

天之生民必有出類之才起而君長之治之而爭奪
 息道之而生養遂教之而倫理明然後人道立天道
 成地道平二帝而上聖賢世出隨時有作順乎風氣
 之宜不先天以開人必因時而立政暨乎三王迭興
 三重既備子丑寅之建正忠質文之更尚人道備矣
 天道周矣聖人既不復作有天下者雖欲倣古之迹
 亦私意妄為而已事之謬秦至以建亥為正道之悖
 漢專以智力持世豈復知先王之道也夫子當周之
 末以聖人之不復作也順天應時之治不復有也於
 是作春秋為百王不易之大法所謂考諸三王而不
 謬建諸天地而不悖質諸鬼神而無疑百世以俟聖
 人而不惑者矣先儒之論曰游夏不能贊一辭辭不
 待贊也言不能與於斯耳斯道也惟顏子嘗聞之矣

行夏之時乘殷之輅服周之冕樂則韶舞此其準的也後世以史視春秋謂褒善貶惡而已至於經世之大法則不知也春秋大義數十其義雖大炳如日星乃易見也惟其微辭奧義時措從宜者為難知也或抑或縱或予或奪或進或退或微或顯而得乎義理之安文質之中寬猛之宜是非之公乃制事之權衡揆道之模範也夫觀百物然後識化工之神聚眾材然後知作室之用於一事一義而欲窺聖人之用心非上智不能也故學春秋者必優游涵泳默識心通然後能造其微也後王知春秋之義則雖非禹湯尚可以法三代之治自秦而下其學不傳予悼夫聖人之志不得明於後世也故作傳以明之俾後之人通其文而求其義得其意而法其用則三代可復也是傳也雖未能極聖人之蘊奧庶幾學者得其門而入矣有宋崇寧二年癸未四月乙亥河南程頤正叔序

胡氏傳序

宋胡安國

古者列國各有史官掌記時事春秋魯史爾仲尼就加筆削乃史外傳心之要典也而孟氏發明宗旨目為天子之事者周道衰微乾綱解紐亂臣賊子接迹當世人欲肆而天理滅矣仲尼天理之所在不以為已任而誰可五典弗惇已所當敘五禮弗庸已所當秩五服弗章已所當命五刑弗用已所當討故曰文

王既没文不在茲乎天之將喪斯文也後死者不得與於斯文也天之未喪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聖人以天自處斯文之興喪在己而由人乎哉故曰我欲載之空言不如見諸行事之深切著明也空言獨能載其理行事然後見其用是故假魯史以寓王法撥亂世反之正敘先後之倫而典自此可惇秩上下之分而禮自此可庸有德者必褒而善自此可勸有罪者必貶而惡自此可懲其志存乎經世其功配於抑洪水膺戎狄放龍蛇驅虎豹其大要則皆天子之事也故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知孔子者謂此書遏人欲於橫流存天理於既滅為後

世慮至深遠也罪孔子者謂無其位而託二百四十二年南面之權使亂臣賊子禁其欲而不得肆則戚矣是故春秋見諸行事非空言比也公好惡則發乎詩之情酌古今則貫乎書之事興常典則體乎禮之經本忠恕則導乎樂之和著權制則盡乎易之變百王之法度萬世之準繩皆在此書故君子以謂五經之有春秋猶法律之有斷例也學是經者信窮理之要矣不學是經而處大事決大疑能不惑者鮮矣自先聖門人以文學名科如游夏尚不能贊一辭蓋立義之精如此去聖既遠欲因遺經窺測聖人之用豈易能乎然世有先後人心之所同然一爾苟得

其所同然者雖越宇宙若見聖人親炙之也而春秋之權度在我矣近世推隆王氏新說案為國是獨於春秋貢舉不以取士庠序不以設官經筵不以進讀斷國論者無所折衷天下不知所適人欲日長天理日消其效使夷狄亂華莫之遏也噫至此極矣仲尼親手筆削撥亂反正之書亦可以行矣天縱聖學崇信是經乃於斯時奉承詔旨輒不自揆謹述所聞為之說以獻雖微辭奧義或未貫通然尊君父討亂賊闢邪說正人心用夏變夷大法略具庶幾聖王經世之志小有補云

胡氏進春秋傳表

伏觀春秋二百四十二年其行事備矣仲尼因事屬辭深切著明非五經比也本夫周室東遷禮樂征伐自諸侯出及平王末年王迹既熄故春秋作於隱公之初逮莊僖而下五霸迭興假仁義而行以推戴宗周為天下之共主號令征伐莫敢不從其文則史官稱述無制作之法其義則以尊周為名而仲尼固曰丘竊取之矣霸德既衰諸侯放恣政在大夫專權自用官及失德寵賂益張然後陪臣執國命夷狄制諸夏皆馴致其道是以此極耳仲尼德配天地明並日月自以無位與時道不行於天下也制春秋之義見諸行事垂訓方來雖祖述憲章上循堯舜文武之

道而改法創制不襲虞夏商周之迹蓋洪水滔天下
 民昏墊與簫韶九成百獸率舞並載於虞書大木斯
 拔與嘉禾合穎鄙我周邦與六服承德同垂乎周史
 此上世帝王紀事之例至春秋則凡慶瑞之符禮文
 常事皆削而不書而災異之變政事闕失則悉書之
 以示後世使鑑觀天人之理有恐懼祇肅之意若事
 斯語若書諸紳若列諸座右若几杖盤盂之有銘有
 戒乃史外傳心之要典於以反身日加脩省及其既
 久積善成德上下與天地同流自家刑國措之天下
 則麟鳳在郊龜龍遊沼其道亦可馴致之也故始於
 隱公終於獲麟而以天道終焉比於關雎之應而能

事畢矣書火於秦賴諸儒口相傳授及漢初興張子
 房為韓滅秦以明春秋復讎之義三老董公請漢為
 義帝發喪以暴項羽弑君之惡下逮武宣之世時君
 信重其書學士大夫誦說用以斷獄決事雖萬目未
 張而大綱克正過於春秋之時其效亦可見矣粵自
 熙寧崇尚釋老蒙莊之學以虛無為宗而不要義理
 之實殆及崇寧曲加防禁由是用事者以災異之變
 政事闕失則默不敢言而慶瑞之符與禮文常事則
 詠歌贊誦洋洋乎盈耳是與春秋正相反也侈心益
 縱至夷狄亂華莫之能遏豈不痛哉陛下天錫勇智
 聖德日新嗣承寶位於三綱九法淪斁之後發於獨

春秋會通序

一

通志堂

斷崇信是經將以撥亂世反之正聖王之志既自得之又命臣下有能誦習其書者使訓明其義而臣以荒蕪末學榮奉詔旨輒不自揆罄竭所聞修成春秋傳三十卷十餘萬言上之御府恭惟肅將天討之餘萬幾之暇特留宸念時賜省覽取自聖裁鑑天人休咎之符覈賞罰是非之實懋檢身之盛德恢至治之遠圖式敘邦經永康國步

陳氏後傳序略

宋樓鑰

春秋後傳左氏章指二書故中書舍人止齋陳公傅良之所著也春秋之學不明久矣先儒以例言春秋者切切然以為一言不差有不同者則曰變例公之書

不然深究經旨詳閱世變蓋有所謂隱桓莊閔之春秋有所謂僖文宣成之春秋有所謂襄昭定哀之春秋始焉猶知有天子之命王室猶甚威重自霸者之令行諸侯不復知有王矣桓公之後齊不競而晉霸文公既亡晉不競而楚霸悼公再霸而又衰楚興而復微吳出而盟諸夏於越入吳而春秋終矣自杜征南以來謂平王東周之始王隱公遜國之賢君其說甚詳而公以為不為平王亦不為隱公而為桓王其說為有據依又其大節目如諸侯改元前所未有齊魯諸大國比數世間有世而無年至記厲王奔彘始有紀年古者諸侯無私史乘與檇杌春秋皆東遷之史



也書齊鄭盟于石門以志諸侯之合書盟于鹹以志諸侯之散是春秋之終始也隱桓莊之際惟鄭多特筆襄昭定哀之際惟齊多特筆諸侯專征而後千乘之國有弑君者矣大夫專將而後百乘之家有弑君者矣宋魯衛陳蔡為一黨齊鄭為一黨公會齊鄭于中丘而後諸侯之師衡行於天下臯莫甚於鄭莊宋魯齊衛次之而父子兄弟之禍亦莫甚於五國是可為不臣者之戒矣齊桓公卒鄭遂朝楚夏之變夷鄭為亂階侵蔡遂伐楚以志齊桓之霸侵陳遂侵宋以志楚莊之霸足以見夷夏之盛衰矣書公孫茲帥師書公孫敖帥師書公子季友卒習見三家之所從始

首止之盟鄭伯逃歸不盟則書以其背夏盟也厲之役鄭伯逃歸不書蓋逃楚也夷夏之辨嚴矣自隱而下春秋治在諸侯自文而下治在大夫有天下之辭有一國之辭有一人之辭於干戈無不貶於玉帛之使則從其爵勸懲著矣文十年而狄秦又三十年而狄鄭又五十餘年而狄晉狄鄭猶可也狄晉甚矣貶不於甚則於事端餘實錄而已矣此皆先儒所未發至僖之三十二年四卜郊不從乃免牲猶三望極言魯之用天子禮樂以明堂位之言為不然惠公始乞郊而不當用僖公始作頌而以郊為夸舉祝鮀之言為證此尤為前所未聞也若左氏或以為非為經而作

惟公以為著其不書以見春秋之所書者皆左氏之力章旨一書首尾專發此意昔人以杜征南為丘明忠臣然多曲從其說非忠也公之章旨謂君子曰者蓋博採善言禮也者蓋據史舊文非必皆合於春秋或曰後人增益之或曰後人依倣之或以凡例義淺而不取或以例非左氏之意蓋愛而知其惡者乃所以為忠也又言莊公元年至七年及十九年以後訖終篇多無傳疑有佚墜公之求於傳者詳矣嗚呼與止齊游前後三十年不得卒業於其門既興殄瘁之悲而後得二書其間尚欲質疑而不可得此所以撫卷三歎而不能自已也開禧二年冬至日四明樓鑰序

讀春秋綱領

廬陵進士李廉輯

孔子曰天下有道禮樂征伐自天子出天下無道禮樂征伐自諸侯出自諸侯出蓋十世希不失矣自大夫出五世希不失矣陪臣執國命三世希不失矣天下有道則政不在大夫天下有道則庶人不議 又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 又曰如有用我者吾其為東周乎

案此孔子脩春秋之本旨也

子曰齊一變至於魯魯一變至於道 又曰我欲觀夏道是故之杞而不足徵也我欲觀殷道是故

之宋而不足徵也我觀周道幽厲傷之吾舍魯何適矣魯之郊禘非禮也周公其衰矣

案此孔子假魯史以寓王法之意也

孟子曰世衰道微邪說暴行有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孔子懼作春秋春秋天子之事也是故孔子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 又曰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晉之乘楚之檮杌魯之春秋一也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文則史孔子曰其義則丘竊取之矣

案此孟子發明孔子脩經之大旨也

顏淵問為邦子曰行夏之時乘殷之輅服周之冕樂則韶舞子張問十世可知也子曰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

案此孔子脩春秋之大用也

史記曰孔子脩春秋筆則筆削則削游夏不能贊一辭 王通曰春秋之於王道是輕重之權衡曲直之繩墨也 邵子曰春秋孔子之刑書也 程子曰春秋聖人之用聖人之用全在此書猶法律之有斷例也乃窮理之要 又曰春秋以何為準無如中庸欲知中庸無如權何謂權義也時也 又曰後世以史視經謂褒善貶惡而已至於經世之大法則不知也

餘見程子序



案此諸家發明孔子脩經之大旨也

易泰卦曰內陽而外陰內君子而外小人 坤上

六文言曰為其嫌於無陽也故稱龍焉 否上九

曰傾否先否後喜象曰否終則傾何可長也 剝

上九曰碩果不食君子得輿

案此春秋尊君抑臣外四夷存中國之意也

書皐陶謨曰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哉天討有罪五

刑五用哉孟子曰為天吏則可以伐之矣 書康

誥曰人有小罪非眚乃惟終自作不典式爾有厥

罪小乃不可不殺 舜典曰罰弗及嗣賞延于世

宥過無大刑故無小

案此春秋公賞罰嚴恕之意也

子曰齊桓公正而不譎晉文公譎而不正 又曰管

仲相桓公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賜 又曰管

仲之器小哉 孟子曰五伯桓公為盛 又曰五伯

假之也 又曰五伯三王之罪人也今之諸侯五伯

之罪人也 又曰仲尼之徒無道桓文之事者

又曰管仲得君如彼其專也行乎國政如彼其久

也功烈如彼其卑也 邵子曰五霸者功之首罪

之魁也春秋之間有功者未有大於四國有過者

亦未有大於四國不先治五霸之功過則事無統

理而不得聖人之心矣

案此春秋子奪霸者之大意也

禮運子曰大道之行也與三代之英丘未之逮也而有志焉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選賢與能講信修睦故人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是謂大同今大道既隱天下為家各親其親各子其子大人世及以為禮城郭溝池以為固禮義以為紀禹湯文武成王周公由此其選也此六君子者未有不謹於禮者也以著其義以考其信刑仁講讓示民有常是謂小康孟子曰春秋無義戰彼善於此則有之矣

案此春秋志大道待衰世之微意也

子曰必也正名乎 又曰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 又曰道千乘之國敬事而信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 又曰畏天命畏大人 又曰遠人不服則脩文德以來之 又曰俎豆之事則聞之矣軍旅之事未之學也 又曰興滅國繼絕世天下之民歸心焉 又曰季氏八佾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 又曰禘自既灌而往者吾不欲觀之矣 陳恒弑簡公孔子沐浴而朝請討之 又曰祿之去公室五世矣政逮於大夫四世矣故夫三桓之子孫微矣

案此數條皆春秋正名分謹盟誓畏天愛民

討賊慎戰明禮樂之大義也

趙子曰春秋綴敘之體有三凡即位崩薨卒葬朝聘盟會此常典所當載也故悉書之隨其邪正而加褒貶此其一也祭祀婚姻賦稅軍旅蒐狩皆國之大事亦所當載也其合禮者夫子脩經之時悉皆不書所謂常事也其非者及合於變之正者乃取書之而增損其文以寄褒貶此二事也慶瑞災異及執殺奔放逃叛歸入納立如此並非常之事亦史策所當載夫子因之而加褒貶焉此其三也此述作之大凡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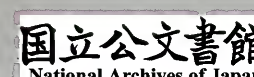
案趙子此條論夫子脩經之大凡頗詳要故

著于此

胡氏曰春秋大率所書事同則辭同後人因謂之例然有事同辭異者蓋各有義非可例拘也又有重疊言者如征伐盟會之類蓋欲成書勢須如此不可事事各求異義但一字有異或上下文異則義須別又辭同者正例也辭異則其例變矣正例非聖人莫能立變例非聖人莫能裁惟窮理精義以學春秋者於例中見法例外通類也

案胡氏此條論春秋正變之例

胡氏曰左氏釋經雖簡而博通諸史敘事尤詳能令百代之下頗見本末其有功於春秋為多公穀



釋經義皆密考其源流必有端緒非曲說所能及
 啖趙謂三傳所記本皆不謬義則口傳未形竹帛
 後代學者妄加附益轉相傳授寢失其真故事多
 迂誕理或舛駁其言信矣然則學者於三傳忽焉
 而不習則無以知經習焉而不察擇焉而不精則
 春秋之弘意大旨簡易明白者汨於僻說愈晦而
 不顯矣

案胡氏此條論三傳取舍之義

春秋諸傳會通卷第一

廬陵進士李廉輯

左

杜氏曰春秋魯史記之名也記事者以事繫日以日繫月以月繫時以時繫年年有四時故錯舉以為所記之名也韓宣子適魯見易象與魯春秋宣子所見蓋周之舊典也仲尼因魯史策書成文其教之所存文之所害則刊而正之以示勸戒其餘則皆即用舊史不改也

公羊

疏案

穀梁

疏編年有四時春先於夏秋先於冬舉二字以包之

胡氏

古者列國

莊七年傳曰不修春秋則孔子未修之時已名春秋矣各有史官掌記時事春秋魯史爾仲尼就加筆削乃史外傳心之要典也

左氏

杜氏曰仲尼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此制作本意也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蓋傷時王之政也今麟出非時聖人所以感也絕筆於獲麟一句所感而起因為終也始於隱公者以平王東周之始而隱公讓國之賢君也

公羊

疏哀十四年獲麟之後得端門之命

遣子夏等求周史記得百二十國寶書乃作春秋九月經成何以始乎隱據得麟乃作祖之所逮聞也何以終乎哀十四年曰備矣人道浹王道備

通志堂

必止於麟者欲見撥亂功

穀梁

昔周道衰陵孔子言文王之道喪與之者在已於是因魯史修春秋於時則接乎隱

公故因茲以託始先王之道既弘麟

胡氏

孟子曰王者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春秋作於隱公適

感而來應因事備而終篇故絕筆焉

當雅亡之後然惠公初年周既東矣春秋不作於孝公惠公者東遷之始諸侯猶來朝列國猶有請流風遺俗猶有存者及平王在位日久不能自強

至其晚年失道滋甚以天王之尊下賄諸侯之妾於是三綱淪人望絕矣託始乎隱不亦深切著明哉文成而麟至聖人先天而天弗違也

非始於平王始於桓王也繻葛之敗彝倫攸斁春秋所以作也故終鄭莊之篇皆特筆

案春秋作經之始終胡氏託始之說本孟子文成麟至之說本穀梁感麟而作公羊杜預之說同獲麟而止公羊穀梁之旨異蓋公羊以為

因麟而修經經成道備托言太平瑞應故就以爲止穀梁則直以爲經成而麟始至爲少不同耳後世又創爲先得白麟之語不經甚矣

隱公

名息姑諡法不尸其位曰隱在位十一年

左氏

魯侯爵自周公子伯禽始受封傳十二世至惠公惠公元妃孟子無子繼室子孟子之娣聲子生隱公後又娶宋女仲子生桓公仲子生而有文在其手曰爲魯夫人故惠公欲立

桓公惠公薨桓公少隱公即位而奉之

案左氏謂惠公欲立桓公故隱公自以爲攝位然仲子既非適則隱公居長不得謂之攝也

周平王四年

元年

左氏

注因魯史作春秋故以魯紀年凡人即位欲其體元以居正故不言一年一也

公羊

元年者何君之始年也

變一爲元元者氣也王者當繼天奉元養成萬物

穀梁

元者氣之本善之長人君當執大本長庶物欲其與元同體故年稱元也

稱元年者明人君之用也乾元資始天之用也坤元資生地之用也成位乎其中則與天地參故體元者人主之職調元者宰相之職元即仁人心也春秋

深明其用當自貴者始故治國先正其心以正朝廷而遠近莫不正矣舜紀元日商稱元祀此經書元年亦述而不作者也元即仁人心此雖三名其實一

物語元則隱

陳氏

惟王者然後改元諸侯改元自汾王以前未有也以周語及竹書考之則諸侯之作史改元皆出於共和之際史記

魯真公十四年齊武公九年宋釐公十七年晉靖侯十七年楚熊勇六年陳幽公十二年始記厲王奔彘則紀年所由起也

案體元之說四傳皆同獨諸侯不得改元本何休說而陳氏因之然何休則以爲王者然後改元春秋託新王受命於魯故稱元而陳氏

直以爲魯僭改元又不同矣胡氏云若謂諸侯不當改元則當書四十九年正月豈聖人經世之意哉故當主杜氏

案胡宏曰首年之義恐不可泥於一說諸侯奉天子正朔便是一統之義有事於天子之國必用天子之年其國史紀政必自用其年不可亂也聖人於

元上見義若諸侯無元則亦不成爲君矣如元亨利貞乾坤四德在他卦亦有之不可謂乾坤方得有元他卦不有也此可以釋惟王者

改元之說矣

案程子謂元年只如人家長子稱大郎此雖微異亦通

春王正月

左氏

王周正月注周正建子正月子月也

公羊

春者何歲之始也王者孰謂謂文王也王正月大一統也

春者天地開闢之端養生之首昏斗指東方曰春文王周始受命之王也故假以為王法疏王者受命制正月以統天下今萬物無不奉之以為始故言大一統也

穀梁

雖無事必舉正月謹始也

胡氏

周正建子則冬十有一月也商以丑為正而即位書十二月則月不易秦

以亥為正而建國書冬十月則時不易建子非春亦明矣乃以夏時冠周月何哉聖人語顏回則曰行夏之時作春秋則曰王正月蓋以夏時冠周垂法後世以周正紀事示不敢專也故程子曰周正月非春也假天時立以義耳加王於正大一統也正次王王次春四字乃聖人立法創制非魯史之舊文

陳氏

以夏時冠周月非周之舊典也西周之史言時皆夏時如季春出火季秋納火仲夏斬陰木仲冬斬陽木之類是也言月

皆周月如康誥三月召誥二月不言春多方五月畢命六月不言夏之類是也未有以夏時冠周月者以夏時冠周月則魯史也古者諸侯無私史至東遷後國自為史不惟改元又改曆矣夫子修春秋每孟月書時以見魯史每正月書王以存周正蓋尊周而罪魯也

張氏

此所謂春

乃建子月冬至陽氣萌生在三統為天統蓋天統以氣為主故月之建子即以為春而丑寅之氣皆天之所以生劉歆云三統者天施地化人事之紀天施周正也地化商正也人事之紀夏正也

春王正月三傳皆無明文左氏以正月為建子得之矣而略於春字之義何氏以斗指東方為春得之矣而略於正月之文至穀梁則

皆無論焉其烝祭下曰烝冬祭也春興之志不時也似以春為建寅之月然亦未嘗明言之漢唐孔氏諸儒則直以周孟春為建子之月矣至宋諸公始有三代改正朔不改時月之說故程子以春秋書春為假天時以立義則是十一月本非春但聖人虛立春字於正月之上以示行夏時之意胡氏因之而朱子亦曰春秋月數乃魯史之舊文而四時之序則孔子之微意如此說方夏時周正二義並行而不妨近世有不主胡氏者以為東遷之後天子不協時月侯國不奉正朔故魯亦改曆以十一月為春夫子因而書之以罪魯之傲擾天紀此亦陳氏之意也其說無據不可從但如胡氏說則經有不書月而止書時處又誠有事與時差兩月之疑矣獨張氏用劉歆說則見於陳寵傳甚明白蓋武王改月時就改十一月為春也朱子曰據今周禮有正月有正歲則周疑是元改作春正月此論疑可通今備載陳寵說于下○**又案**陳寵傳曰冬至之節陽氣始萌天以為正周以為春十二月陽氣上通地以為正殷以為春十二月陽氣已至天地已交人以為正夏以為春三微成著以通三統近世新安陳氏所謂月數於周而改春隨正而易是也據胡氏說則周時與月皆未嘗改此四字乃聖人新意今亦未敢強為之說備錄以俟知者○**又案**前漢律曆志周師初發以殷十一月戊子亥月後三日得周正月辛卯朔子月明日壬辰至戊午二十八日渡孟津明日己未冬至正月二十九日庚申二月朔丑月四日癸亥至牧野此與武成泰誓日月時皆合亦足以見周自武王滅商之日即改月而史就書為春也○**又案**謝氏曰元始年也人君以德教養天下始於是年與元氣發育萬物

通志堂

不異故即位之一年謂之元年正始月也人君以政率天下正天下始於是月故年之一月謂之正月有德然後有政有年然後有月故聖人以元起年以正起月

附錄 不言

左氏 攝也

假攝君政不脩即位之禮故史不書于策

公羊

何以不言即位成公意也公欲平國

而反之桓曷為反之桓桓幼而貴隱長而卑

胡氏 國君踰年改元必行告廟之禮國史主記

君之不取為公將以讓

桓也讓桓正乎曰不正

穀梁

公何以不言即位成公志也

削之也古者諸侯繼世襲封則內必有所承爵位土田受之天子則上必有所稟今隱公內不承國於先君上不稟命於天子諸大夫拔已以立而自立焉是與爭亂造端而篡弒所由起也春

秋首繼隱公以明大法父子君臣之倫正矣

案 公羊所謂諸大夫拔隱而立之之說則是而母以子貴子以母貴之說非穀梁責隱公探先君之邪志以與桓則是然又不知隱公之立亦非父命也左氏說已見前

案 胡氏謹始例春秋十二公內不承國於先君上不稟命於天子則不書即位隱莊閔僖四公是也惠公本欲立桓則隱無父命桓公客死於齊則莊無父命閔有子般之亂僖因閔公之亂則閔僖皆無父命既無父命又不請於王故削其即位不予其為君也此與衛晉書立齊小白書入同義文成襄昭哀雖無王命而父死子繼承國有名得書即位穀梁所謂繼正即位是也此與

書子同生罪陳乞弑君同義桓宣二公亂倫失正則如其意而書即位與定之即位六月不可不謹皆特筆非常例也

附錄 五始三

公羊

元者氣之始春者四時之始王者受命之始正天者天之端正王之政以王之政正諸侯之即位以諸侯之即位正竟內之治諸侯不上奉王之政則不得即位故先言正月而後言即位政不由王出則不得為政故先言王而後言正月王者不承天以制號令則無法故先言春而後言王天不深正其元則不能成其化故先言元而後言春五者同日並見相須而成乃天人之大本萬物之所繫不可不察也二月三月皆有王者二月殷之正月三月夏之正月王者存二

王之後使統其正朔所以尊先聖通三統師法之義恭讓之禮於是可得而觀矣

案 春秋諸公首年皆具元年春王正月惟定公不書正月定無正始也書春王正月九月十三春王二月二十一春王三月十九事在正月則書正月事在二月則書二月事在三月則書三月而皆繫以王者存三統也止書春不書月者九十六事在所略不必書月也春正月不書王者十春二月不書王者三桓無王也無事亦舉首時者四時具然後成歲也隱公十年無正者隱不自以為正也元年有正所以正隱之當立也

三月公及邾儀父盟于蔑

爵曰儀父貴之也公攝位而欲求好於邾故為蔑之盟

公羊

及者何與也及猶汲汲也暨猶暨暨也及通志堂

蔑魯地公羊作昧此私盟之始

左氏

邾子克也未王命故不書

我欲之暨不得已也儀父者邾婁之君也曷為稱字褒之也曷為褒之為其始與公盟也此其可褒奈何漸進也注凡書盟者惡之為其約誓大甚今春秋假新王於魯此直善其慕新王之義非善其盟也

穀梁 父猶傳也男子之美稱也

胡氏 魯侯稱公臣子之詞我所欲曰及邾者魯之附庸儀父其君之字中國之附庸例稱字其常也春秋大義公天下以講信修睦為事而刑牲敵血要質鬼神則非所貴也故盟有弗獲已者

陳氏 特相盟也特相會盟而汲汲欲為惡隱公之私也

張氏 凡會盟侵書及外為主書會所以別首從而謹善惡之首也夫繼好息民固有國之當然而殺性要神則非為人上者相與講信修睦之道故書公及以譏之而魯邾之好卒不能久成矣

案 邾為附庸左氏穀梁皆同但二家皆以附庸例稱名為例故或以為貴之或以為美稱不知首開私盟之端何美之有及字之義三家皆同然但知予儀父而不知罪公故疏公羊者遂以為汲汲於善事矣且既知春秋惡盟誓而不敢言褒儀父之非於是以為善其事慕新王之義愈失之矣故胡氏發中國附庸稱字之例則儀父非褒辭而與蕭叔例合以及字罪公蓋用杜預即位求好之說豈非隱公之立上不請命內不承國亦待茲盟以自安邪

案 魯邾之盟五茂趙猶出於公侵祥拔句繹皆出於大夫此世變也

案 稱字例胡曰王朝大夫例稱字中國附庸例稱字列國之命大夫例稱字諸侯之兄弟例稱字其常也聖人案是非定褒貶則有例當稱字或黜而

書名例當稱人或進而書字其變也常者道之正變者道之中

又案 儀父既為字而祿父行父林父又以父為名趙子亦以為名然孔父則二傳皆以為字胡氏獨以為名要之不可一論也

夏五月鄭伯克段于鄆

鄭莊二十二年○鄆趙子曰當作鄆蓋自鄆至共為便路若南至潁川鄆陵即不當

奔共

殺

初鄭武公娶武姜生莊公及共叔段莊公寤生故惡之愛段欲立之亟請於武公弗許及莊公即位為之請制公曰制邑也號叔

死焉也邑惟命請京使居之謂之京城大叔祭仲曰都城過百雉國之害也今京不度君將不堪公曰姜氏欲之焉辟害對曰姜氏何厭之有不如早為之所無使滋蔓蔓難圖也蔓草猶不可除況君之寵弟乎公曰多行不義必自斃子姑待之既而大叔命西鄙北鄙貳於己公子呂曰國不堪貳君將若之何公曰無庸將自及大叔又收貳以為己邑至于廩延子封曰可矣命子封帥得衆公曰不義不暱厚將崩大叔完聚將襲鄭公聞其期曰可矣命子封帥車二百乘以伐京京叛段段入于鄆公伐諸鄆大叔出奔共段不弟故不言弟如二君故曰克稱鄭伯譏失教也謂之鄭志不言出奔難之也

案 克者何本欲當國為君故如其意使如國君氏上鄭所以見段之逆

穀梁 能也何能也能殺也殺世子母弟目君段弟也而弗謂弟公子也而弗謂公子貶也段失子弟之道矣賤段而其鄭伯也甚鄭伯之處心積慮成於殺也于鄆遠也猶曰取之其母之懷中而殺之云爾甚之也緩追逸賊親親之道也

注 言去已遠矣猶追殺之何異探其母懷中之赤子而殺之乎

用兵大事也必君臣合謀而後動則當稱國命公子呂為主帥則當稱將
 出車二百乘則當稱師三者咸無稱焉而專目鄭伯是罪之在伯也克者
 力勝之詞不稱弟路人也于鄆操之為已覺矣夫君親無將段將以弟篡
 兄以臣伐君必誅之罪也曷為縱釋叔段移于莊公舉法若是失輕重哉
 曰姜氏當武公之時嘗欲立段矣及公既沒姜以國君嫡母主乎內段以寵
 弟多才處乎外國人又悅而歸之恐其終將軌已為後患也故授之大邑而
 不為之所縱使失道以至於亂然後以叛逆討之則大叔屬籍當絕不可復
 居父母之邦此鄭伯之志也王政以養善人推其所為使百姓興於仁而不
 偷況以惡養天倫使陷於罪因以前之乎春秋推見至
 隱首誅其意以正人心示天下為公不可以私亂也

陳氏

克勝也以千乘之國勝其

弟云爾先君之子稱公子必篡若爭國而後但名之州吁陳
 佗之類是也段稱弟則疑於佞夫段稱公子則疑於禦寇
 春秋殺世子母弟直稱君者甚之也與晉侯殺世子申生宋公
 殺世子痤天王殺其弟佞夫同例但彼則直惡其君今段亦凶逆故
 上書鄭伯下去其弟以交譏之○又案此書克與弗克納二克字正
 目對故穀梁以此為大鄭伯之惡彼為大其弗克納○又案責鄭伯
 責諸家皆同但左氏穀梁與程子胡氏能原其志而誅之公羊但
 責其已非經旨况令其勿與而使執政殺之此可待於真有罪
 者而非可用於
 養惡之鄭莊也

秋七月天王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貶

左氏

緩且子氏未薨

故名**宰官**咺名也天子大夫書字今惠公久薨仲子未死一則
 贈死不及尸一則豫凶事故貶來者自外之文歸者不反之辭
 以官氏宰士也仲子不稱夫人桓未君也車馬曰贈不言及仲子仲子微也
 名也王朝士書名咺位六卿之長而名之何也仲子惠公之妾爾以天
 王之尊下贈諸侯之妾是加冠於僂人道之大經拂矣大宰建邦六典以
 佐于治邦國而承命以贈是壞法亂紀自王朝始也春秋重嫡妾之分故
 特貶而書名以見宰之非宰前贈仲子則名家宰後葬成風王不稱天
 其法嚴矣
陳氏 歸贈蓋命之也其曰惠公
張氏 春秋加天於王之上見天子
 也凡春秋之書以尊者而貶從卑者之例必
 有大罪極惡而後加焉不可以常事觀也

案王臣稱例胡氏曰王朝公卿書官大夫書字士中士書名下士
 書人陳氏曰周大夫不名爵從其爵未爵稱字必微者而後名之
 卒名之舍是無名道矣則咺之書名諸傳皆貶也但杜氏以為天子
 大夫則王朝大夫至魯多矣何以皆不書官公羊以為中士以官錄
 謂以所繫之官錄之則不應與宰周公同稱宰趙子又以為只是名
 氏如宰子之類則此經為無貶矣皆非也○**案**程子曰春秋之始天
 王之義未見故不可去天而名咺以見之○**案**春秋有惠公仲子
 僖公成風左氏及公羊皆以為兼贈獨程氏發明惠公寵愛仲子
 僖公尊崇成風之說而以為惠公之仲子僖公之成風於是胡氏陳
 氏因之其義最精至穀梁又以仲子為惠公之母孝公之妾則大失矣

九月及宋人盟于宿

左氏 惠公之季年敗宋師于黃公立而求成焉及宋人盟于宿始通也

皆微者凡盟以國地國主亦與盟

金

孰及之內之微者也宋稱人微者也魯不稱人者自內之辭也宿不出主名者主國則與可知

蔡 卑者之盟不日

望

內稱及外稱人皆微者其地以國宿亦與焉微者盟會不志此志者有宿君也凡書明盟者惡之或曰周官有

司盟掌盟載之法詛祝作其詞王府共其器戎右役其事大史藏其約先王猶不禁也而謂凡書盟者惡之可乎曰盟以結信非先王所欲而不禁逮德下衰欲禁之而不克也春秋之時會而敵血其載果掌於司盟猶不以爲善又況私相要誓慢鬼神犯刑政以成傾危之習哉今魯既及儀父宋人盟矣尋自畔之信安在乎

陳氏

魯宋合也參盟之端見矣

案

魯宋之交始此而離於六年之輸平

凡八高侯處父荀庚良夫卻擘向戌上皆書日者諱公之盟也穀梁是矣宿盟之爲微者諸傳皆同獨趙子以宿爲諱公與大夫盟女栗爲諱公與天子大夫盟而通之于齊翟泉之例爲不同耳是蓋不知卑者盟不日之說也

又案

地以國者宿鄧曹齊邢宋之盟而僖二十七年之盟宋則宋方受圍必不能供地主之禮亦以宋地者不嫌也且其書宋則無以見其會圍宋諸侯之罪也若穀以宿爲邑名又非矣

又案 禮記曰離坐離立毋往參焉故春秋以二人盟爲離盟三入盟爲參

盟

冬十有二月祭伯來

左氏

非王命也祭伯諸侯爲王卿士者祭國伯爵也非王命故不稱使

來者來朝也弗謂朝何也襄內諸侯非有天子之命不得出會諸侯不正其外交故弗與朝也聘弓鏃矢不出竟場束脩之肉不行竟中有至尊者不貳

胡氏

直書曰來不于其朝也人臣義無私交大夫非君命不越竟所以然者杜羽黨之原爲後世事君而有貳心者之明戒也經於內臣

朝聘告赴皆賤而不予正其本也隱公之立未嘗請命王法所當討祭伯不能詔王正典刑而遠來朝之非阿私乎

陳氏

來未有無辭者

無辭以爲稱則但書來祭伯無天子之命而私交故與介狄同文

張氏

書祭伯來所以見周室法度至此蕩然故特去其朝以存內外之防也

案 祭伯書來諸傳皆以爲朝而公羊獨以爲奔祭伯書伯諸傳皆以爲爵而公羊獨以爲字啖子又以爲襄內諸侯例稱字若以伯爲爵

則毛伯召伯榮叔祭叔是何爵乎遂以伯爲字此皆其不合者也左注是

又案 春秋有祭伯又有祭公祭叔杜氏於祭公則曰諸侯爲天子三公者徐邈注穀梁又以祭叔爲祭公來聘則意以祭叔爲祭

之大夫范氏既以叔爲襄內諸侯而又以叔爲名公羊疏遂以公爲爵伯爲字而以爲一人兩無所據豈非伯者本爵公者此時入爲三公

而叔者祭之大夫乎姑存于此以俟續考

又案 春秋止書來者七祭伯寔不與其朝介葛盧白狄皆不能朝祭叔不與其聘祭公仲孫皆無詞以爲稱餘婦人歸寧書來不入此例

公子益師卒

左氏

衆父卒不與小斂故不書日

金

何以不日遠也

通志堂

穀梁

大夫日卒正也

胡氏

凡公子公孫登名於史冊者貴戚之卿也不書

大夫皆命於天子卿卒必書此春秋貴大臣之意其不日公羊以為遠然公子疆書日穀梁以為惡然公子牙季孫意如書日左氏以為公不與小斂然公孫敖卒于外而公在內叔孫婁卒于內而公在外皆書日三家之說皆非也其見恩數之有厚薄歟

案程子曰不書官者當時不請命於天子故不與其為卿○又案此條胡氏辨甚當但經書內臣三十二人惟益師無駭俠得臣四人

不日又似不可曉

附錄

公羊三

公羊

所見異詞所聞異詞所傳聞異詞注所見者謂昭定哀己與父時事也所聞者謂文宣成襄王父

時事也所傳聞者謂隱桓莊閔僖高曾時事也異詞者見恩有厚薄義有淺深所見之世恩已與父之臣尤深大夫卒有罪無罪皆日錄之丙申季孫意如卒是也所聞之世王父之臣恩少殺大夫卒無罪者日錄有罪者略之叔孫得臣卒是也所傳聞之世高曾之臣恩淺大夫卒有罪無罪皆不日略之也公子益師無駭卒是也於所傳聞之世見治起於衰亂之中用心尚猶故內其國而外諸夏先詳內而後治外錄大略小內小惡書外小惡不書大國有大夫小國略稱人內離會書外離會不書是也於所聞之世見治升平內諸夏而外夷狄書外離會小國有大夫宣十一年晉侯會狄襄二十三年邾鼻我來奔是也所見之世著治太平夷狄進至於爵天下遠近大小若一用心尤深而詳故崇仁義譏二名晉

魏曼多仲孫何忌是也公此例又見成宋亂下

案此段分三世大意本可通但注引證皆鑿○又案朱子曰公不書即位君臣之事也書仲子夫婦之事也及邾盟朋友之事也克段兄弟之事也開卷人倫便在

二年春公會戎于潛

此外外交之始

左氏

脩惠公之好也

公羊

注凡書會者惡其虛

內務恃外好也王者不治夷狄錄戎來者勿距去者勿追也

穀梁

會者外為主焉爾知者慮義者行仁者守有此三者然後可以出會會戎危公也

國之重不修政事以啓猾夏之階

附錄

春夏不

穀梁

注凡年首月承於時時承於年文體相接春秋因書王以配之所以見王者奉時承天也然春秋記

事有例時者若事在時例則時而不月月繼事末則月而不書王書王必皆上承春而下屬於月文表年始事莫之先所以致恭而不驕者他皆放此惟桓有月無王以見不奉王法爾

夏五月莒人入向

莒向皆小國穀梁以向為我邑○此入國之始

左氏 莒子娶于向向姜不安

氏還注將甲師少稱人弗地曰入

羊

入者何得而弗居也

穀梁

入者內弗受也

注

入無大小

胡氏

以事言之入者造其國都以義言之入者逆而不順皆稱人小國也非王事而入人國邑逞其私意見諸侯之不臣也擅興而征討不加焉見天王之不君也具事直書

陳氏

入君大夫將皆稱人君將書君自楚莊入陳始大義自見矣

宗書人例有四合二國民庶而稱人則眾詞也與兵討伐而稱人則寡詞也以甲者名爵不貴而稱人則微詞也以貴者黜去名爵而稱人則賤詞也春秋有一字而通諸例者此也

無駭帥師入極

極附庸小國

左氏

司空無駭入極費於父勝之注於父費伯也前年費伯城郎今因得以勝極

公羊

此滅也其入何內大惡諱也

穀梁

注諱滅同姓故變滅言入

胡氏

無駭不氏未賜族也餘同入向義

陳氏

春秋之初魯有無駭俠鄭有宛詹紀有裂縵猶有未命大夫也

案無駭不書氏杜氏胡氏陳氏皆以為未賜族公羊則以為疾始滅穀梁則以為貶滅同姓以左氏隱八年賜氏之說考之則公穀為無據矣○又案春秋用兵書入左氏公羊胡氏義相通其我入防不入此例書入二十七內入六外入二十一

秋八月庚辰公及我盟于唐

杜曰庚辰七月九日

左氏

戎請盟

胡氏

此蓋徐州之戎久居

中國在魯之東郊者也春秋謹於華夷之辨中國而夷狄則狄之夷狄猶夏則膺之而與戎狄歃血以約盟非義矣是故成於日者必以事係日而前此蔑不日宿不日後此密不日石門不日獨盟于唐書日者謹之也

附錄

書日例

公羊

疏若尊者之盟則大信時小信月不信日若其微者不問信與不信皆書時

穀梁

凡公卿之

盟皆書日卑者之盟不日外盟不日公卿盟不日者逾也

案二家於尊者盟書日之說相反卑者盟不日之說相同以齊桓盟多不日觀之則公羊稍長

九月紀履緌來逆女冬十月伯姬歸于紀

履緌左氏經作裂縵

左氏

紀裂縵來逆女卿為君逆也

公羊

何以不稱使昏禮不稱主人為養廉遠恥也外逆女不書此何以書譏始不親迎也婦人謂嫁曰歸

穀梁

逆女親者也使大夫非正也

胡氏

魯哀公問冕而親迎不已重乎孔子曰合二姓之好以為宗廟社稷主君何謂已重乎文

定厥祥親迎于渭世子而親迎也韓侯迎止于蹶之里諸侯而親迎也夫婦人倫之本逆女必親使大夫非正也入春秋之始名宰咺歸贈以譏亂法書

履綸逆女以志變常衆妾陳氏春秋之初大夫恒稱人必有好事于諸侯則書其大夫已命字之未命名之各從其稱無譏焉爾

案公羊女在國稱女紀履綸逆女是也在塗稱婦媵陳人之婦是也入國稱夫人臣子之詞也又曰婦者有姑之詞僖二十五年宣元年傳是也○**案**譏不親迎穀梁胡氏說同獨陳氏曰內女為夫人凡入見於經未有來逆者書逆紀伯姬吾女遭人倫之變者也紀侯失國齊人葬之魯問不及焉故詳之也此說亦有見又曰內女為夫人皆書歸不書歸者必有故也齊子叔姬不書歸鄭伯姬不書歸杞叔姬不書歸皆遭出也蕩伯姬不書歸非君夫人也○**案**莒慶高固之來逆不稱女非君逆也蕩伯姬來逆稱婦姑不當自逆也

紀子伯莒子盟于密

左氏作紀子帛以為裂繻字也**左氏**魯故也注莒魯有怨紀莒以和解之子帛為魯繼好息民故比**公羊**紀子伯者何無聞焉爾**胡氏**凡闕文之內大夫而在莒子上稱字以嘉之**案**大義削之而非缺者有本據舊史因之而不能益者亦有先儒傳授承誤而不敢增者如隱不書即位桓不書王賵葬成風王不書天吳楚之君不書葬之類皆斷以大義削之而非闕也甲戌己丑夏五紀子伯之類先儒傳授承誤而不敢增也闕疑而慎言其餘可矣**陳氏**外特相盟不書書紀莒也諸侯之合也

十有二月乙卯夫人子氏薨

左氏傳會作子帛然通經無大夫先諸侯之例有不通矣穀梁又以伯為長皆穿鑿之詞也程子本公羊以為當云紀子某伯莒子盟于密而胡氏因之然紀本非子爵則程說亦未至恐子上猶有闕字也若陳氏直以為二國則伯字又美文矣**穀梁**夫人隱之妻也卒不書葬夫人之義從君者也**胡氏**邦君之妻卒則書薨以明齊也先卒不書葬以明順也

鄭人伐衛

隱元年鄭共叔之亂其子公孫滑出奔衛衛人為之伐鄭取廩延鄭人以王師號師伐衛至是鄭又伐衛討滑之亂也注治**胡氏**聲罪致討曰伐征伐天子之大權今鄭無王命雖有取廩延之亂言可執亦王法所禁況於修怨乎不書戰者程氏以為衛已服也衛服則可免矣此**陳氏**鄭衛交怨也侵伐君將稱君大夫義施於伐而不書戰皆可通矣**陳氏**稱人用眾焉稱師大夫將書大夫自晉陽處父始

案用兵例胡氏曰凡兵聲罪致討曰伐潛師入境曰侵兩兵相接曰戰縶其城邑曰圍造其國都曰入徙其朝市曰遷毀其宗廟社稷曰滅詭道而勝之曰敗悉虜而俘之曰取輕行而掩之曰襲已去而躡之曰追聚兵而守之曰戍以弱假強而能左右之曰以皆誌其事實

以明輕重內兵書敗曰戰書滅曰取特婉其詞為君隱也左氏曰有鐘鼓曰伐無曰侵春秋書齊侵蔡晉侵楚皆用大師若無鐘鼓何以行乎左氏非也公羊曰桓曰侵精曰伐是以深者為精淺者為桓案前後有侵師至破其國伐師乃不深入者多矣公羊亦非也穀梁又以苞人民毆牛馬曰侵斬樹木壞宮室曰伐案齊桓伐楚不戰而服初無斬木壞宮之舉穀梁亦非也○**案**胡氏侵伐例本趙子

三年春王二月己巳日有食之

杜預以長歷推是二月朔不書朔史失之

行遲一歲一周天月行疾一月一周天一歲凡十二交會則食然日月動物雖行度有大量不能不小有盈縮故有雖交會而不食或有頻交而食者唯正陽之月**案**何以書記異也**注**異者**胡氏**日行有常度矣然每君子忌之非常可怪先事而至者**胡氏**食必書示後世治曆明時之法也有常度則災而非異矣然每食必書示後世遇災而懼之意也日者眾陽之宗人君之表而有食之災咎象也克謹天戒則雖有其象而無其應弗克畏天灾咎之來必矣凡經所書者或妾婦乘其夫或臣子背君父或政權在臣下或夷狄侵中國皆陽微陰盛之徵也

案日食例春秋三十六胡氏取穀梁曰言日言朔食正朔也此例二十七言朔不言日食既朔也蓋盡朔一日至明日乃食是月二日是也此例一桓十七言日不言朔食晦日也此例六不言日不言朔夜食也日始出而有虧傷之處未之復也則知其夜食矣此例二莊十八僖十五公羊曰某月某日朔食正朔也其或日或不日或失之前或失之後失之前者朔在前謂二日食如此年二月己巳食是也失之後

者朔在後謂晦日食如莊十八年二月食是也二說惟穀梁精但晦食之說徐邈以為皆前月晦蓋以己巳為二月晦則三月不當有庚戌宣十年四月丙辰十七年六月癸卯皆前月之晦也然正月晦而冠以二月者蓋交會之正必主於朔今雖未朔而著之此月所以正其本亦猶成十七年十月壬申而係之十一月也取前月之日而冠以後月故不得稱晦以其不得稱晦知非二月晦也今案徐邈說甚明而范氏於宣十年四月丙辰下注云己巳在丙辰晦之下五月之上推尋義例當是閏月則又直以為本月之晦與徐說不合要之徐說是但穀梁疏於宣十年下不再舉徐說以辨之遂成二義耳

三月庚戌天王崩

平王也前春秋四十八年即位即位五十二年桓王立左氏以為實壬戌赴以遠日欲諸侯速至**胡氏**

春秋十二王桓襄匡簡景志崩志葬赴告及魯往會之也平惠定靈志崩不志葬赴告雖及魯不會也莊僖頃崩葬赴告不志者王室不告魯亦不往也諸侯為天王服斬衰禮當以所聞先後而奔喪今平王崩周人來計而隱公不往其罪應誅不書而自見矣

案胡氏不書葬之說本杜氏公羊以天子不記葬者失之

夏四月辛卯尹氏卒

左氏經**案**尹氏者何天子之大夫也其稱作君氏**氏**何譏世卿世卿非禮也**注**君

子疾其末則正其本因其卒絕之**胡氏**尹氏天子大夫世執朝權為周階亂家父所刺秉國之均不平謂何者是也因其告喪與立子

朝以朝奔楚皆以氏書志世卿非禮為後戒也或曰世卿非禮裳者華何以作乎曰功臣之世世其祿世卿之官嗣其位祿以報功也故其世可延位以尊賢也故其官當擇官不擇人世授之柄黨與既眾威福下移大姦根據而莫除人主孤立而無助國不亡幸爾春秋於周書尹氏武氏仍叔之子於魯書季友仲遂皆志其非也公羊子此說必有所受矣

案尹氏之為天子大夫公穀皆同而左氏經文書君氏卒遂以為隱公之母聲子也言隱公不敢從正君之禮故不敢備禮於其母不赴于諸侯不耐于姑所以不言薨不言夫人不言葬不書姓特為公故書君氏以別凡妾也張氏以為為於義例皆無所據故胡氏不取○**又案**春秋書氏有武氏崔氏公羊皆以世卿為譏胡氏則以崔氏為舉族皆奔此義稍異

秋武氏子來求賻

此來求
左氏 王未葬也注武氏天子大夫之嗣也平王喪在殯新王未得行其爵命

聽於冢宰所以稱父族又不稱使魯不共王喪致令有求經直文以示不敬

不書使當喪未君也喪事無求求賻非禮也

不求魯魯不可以不歸魯雖不得周不可以求之求之為言得不得未可知之辭也交譏之

通喪而嚴君臣之名分也夫賻以貨財則生者所須索也君取於臣不言求而曰求賻求車求金皆著天王之失道也

案經書魯來求者三武氏子毛伯皆以當喪未君故不書使桓十五年家父之求車雖稱王使然諸侯不貢車服所求非所當求也

八月庚辰宋公和卒

左氏 宋穆公疾召大司馬孔父而屬殯公焉曰先君宣公舍與夷宣子即殯公而立

寡人寡人弗敢忘請子奉之以主社稷使公子馮穆公子出居于鄭穆公卒殯公即位

胡氏 外諸侯卒國史承告謹則書日慢則書時或名或不名者會盟則名於載書聘問則名於簡牘未嘗會盟聘問而無所證雖使至告喪其名亦不可得而知矣凡此類

因舊史而不革者也諸侯曰薨大夫曰卒邦君而書卒者周室東遷諸侯放恣專有其國而上不請命聖人奉天討以正王法因其告喪特書曰卒

不與其為諸侯也

案宋鄭之爭始於此因四年宋殯會三國伐鄭為公子馮之在鄭也五年邾鄭伐宋其冬宋圍長葛六年取長葛八年盟瓦屋而不能成十年于防中丘之師鄭又挾齊魯以報宋雖鄭莊之奸雄然亦始因宋殯忌馮之一念啓之也卒至與夷見弑然後已焉故公羊曰君子大居正宋之禍宣公為之然公羊不責殯公之忌克而反責宣公之推讓非矣

冬十有二月齊侯鄭伯盟于石門

左氏 齊地○齊僖公十一年

盟在春秋前

胡氏

外盟會常事也何以書在春秋之亂世常事也於聖人之王法則非常也有虞氏未施信於民而民信夏后氏未施

通志堂

敬於民而民敬殷人作誓而民始畔周人作會而民始疑此禮記周禮之言孔子曰大道之行與三代之英丘末之逮也而有志焉諸侯來告會盟則書而不削者其諸以是為非常典而有志也

陳氏 齊鄭合也特相盟不書於天下為公之世乎故凡書盟者惡之也

莒紀無足道也齊鄭合天下始多故矣天下之無王鄭為之天下之無伯齊為之是故書齊鄭盟石門以志諸侯之合書齊鄭盟鹹以志諸侯之散是春秋之始終也夫子作春秋於隱桓莊之際惟鄭多特筆焉於襄昭定哀之際惟齊多特筆焉

案 齊鄭之交始此當是時鄭莊以小人而雄因是春交質之故有志於叛王而合諸侯始欲挾公子馮以謀宋而宋魯之黨方固無間而入因齊僖有小伯之志於是黨齊以仇宋矣此石門為東諸侯合黨之始而實齊伯之權輿也左氏於是年首序周鄭交惡之事亦為有見于此王伯消長之機不在茲乎

癸未葬宋穆公

胡氏

外諸侯葬因魯會而書或日或不日者備則書日略則書時或葬或不葬者有怠於禮而不葬有弱其君而不葬無其事闕其文魯史之舊也有討其賊而不葬有諱其辱而不葬有治其罪而不葬有避其號而不葬聖人所削春秋之法也

四年春王二月莒人伐杞取牟婁

公羊

外取邑不書此何以書疾始取邑也注 據楚子 穀梁 言伐言取所惡也諸侯相伐取地於是始故謹伐宋取彭城不書而志之也注 既伐其國又取其土明伐不以罪

而貪其利兩書 **胡氏** 取者收奪之名牟婁杞邑聲罪伐人而強奪其土取伐以彰其惡 故特書曰取以著其惡上二年莒人擅興入向而天討不加焉至是伐國 **陳氏** 外取邑不書自隱以前則書之曷為書且春秋取邑其暴益肆矣 之初猶以取邑為重也據傳自桓十四年宋以諸侯伐鄭取牛 **張氏** 取者言非其有而首而後皆不書 恃力兼并之也

案 取字例胡曰悉虜而俘之曰取取師于雍丘于岳是也取者得非其有之稱取部鼎之類是也取者收奪之名取牟婁長葛之類是也此三例亦略相通矣然濟西汶陽復故田而亦曰取何哉苟不請於天王以正疆理而擅兵爭奪雖取本邑與奪人之有者無以異也春秋之義不以亂易亂亦書曰取正其本之意也左氏以取為易又曰不用師徒則宋取長葛連兵經年何易之有故趙子曰凡力得之曰取

戊申衛州吁弒其君完

州穀梁作祝○戊申三月十七日有日無月

左氏

衛莊公娶于齊娶于陳曰厲嬖生孝伯早死其姊戴嬖生桓公完莊姜以為己子公子州吁嬖人之子也有寵而好兵公弗禁石碻諫曰臣聞愛子教之以義方弗納於邪弟聽桓公立十四 **公羊** 曰為以國 **穀梁** 大夫弒其君以國氏者嫌嫡則謂 **胡氏** 此公子州吁也削其屬籍特以國氏者罪莊公不待以公之嫌 **胡氏** 子之道使與聞政事主兵權而當國也以公子之道待州吁不以賤妨貴少陵長亂何由作春秋之旨在於端本清源以衛詩綠衣諸篇考之所謂前有讒而不見後有賊而不知者莊公是也其不稱公子而

周桓王元年

以國氏著後世為人君父者之戒爾故傳有之曰

張氏 不稱公子惡逆之首去其屬籍以誅之也

案春秋公子弒君者五商人歸生比皆書公子獨州吁無知以國氏

夏公及宋公遇于清

此書遇之始

衞

公與宋公為會將尋宿之盟未及期衞人來告亂夏遇于清

各簡其禮若道

衞

遇者何不期也二君出二也

先君以相接所以崇禮讓絕慢易也當春秋時出入無度禍亂茲究多在不虞無故卒然相要小人將以生心故重而書之所以防禍原也言及者起公要

之明非

穀梁

及者內為志焉爾遇者志相得也

草次之期古有遇禮不期而會以明造次亦有共肅之心春秋書遇私為之約比於不期而遇者直欲簡其禮爾簡略慢易無國君之禮則莫適主矣

故志內之遇者三而皆書及若曰以此及彼然也志外之遇者四而皆以爵若曰以尊及卑然也其意以為莫適主者異於古之不期而會矣故凡書遇者皆惡其無人君

相見之禮也

案纂例六遇清合魯濟皆書公及內之遇也二垂梁丘皆以爵列書外之遇也而胡氏獨以為外遇四以為季姬鄆子則當在內遇例以為為挑丘則本以會出恐又不當同於簡禮之例穀梁於此傳曰遇者志相得也蓋因挑丘弗遇以為志不得相逐為此辭則當從挑丘公羊注曰

遇例時而疏者引六月季姬遇防以為書月甚惡之則又當從防蓋未詳所指也今胡通例定以遇防為外遇然及字又同於內遇之文且季姬鄆子何得以尊卑言之要之只纂例是

宋公陳侯蔡人衛人伐鄭

諸侯會伐之始

衞

宋殤公之即位也公子馮出奔鄭鄭人欲納之

及衛州吁立將脩怨於鄭據二年之伐而求寵於諸侯以和其民使告於宋曰君若伐鄭以除君害君為主敝邑以賦與陳蔡從宋人許之故四國伐鄭圍其東門

五日而還

胡氏

春秋之法誅首惡與是役者首謀在衛而以宋主兵何也前書州吁弒君其罪已極至是阻兵脩怨勿論

可也而隣境諸侯聞衛之有大變可但已乎聲罪致討雖先發而後聞可矣宋殤不恤衛有弒君之難欲定州吁而從其邪說且肆人欲滅天理非人之所為也故以宋公為首示誅亂討賊必先治其黨與之法也此義行為惡者孤矣

秋翬帥師會宋公陳侯蔡人衛人伐鄭

諸侯復伐鄭

師公辭之羽父請以師會公弗許固請而行書曰

衞

翬者何公子翬也

翬帥師疾之也諸侯之師敗鄭徒兵取其禾而還

與弒公也

通志堂

曰翬帥師會伐鄭豈不白乎再序四國何其詞費也孔子曰言之重詞之復烏乎不可不察其中必有大美惡焉四國會黨翬復會師同伐無罪之邦欲定弑君之賊惡之極也言之不足而再言聖人之情見矣天地造物化立運其神春秋討賊聖筆寫其意再序四國而誅討亂臣之法嚴矣

陳氏 書之復書之終春以纒一
再見焉特書之法嚴矣

附錄 陳氏 春秋有達例三有同號者焉有同辭者焉有同文者焉號不足以盡意而後見於辭辭不足以盡意而後見於文以同文為猶未也而至於變文則特書也

案 春秋書內大夫會伐者八翬翬皆貶詞單伯得臣歸父僑如叔豹叔老之無貶者伯令也獨貶翬之說公穀以為翬有弑隱之罪故終隱之篇貶之然翬未弑而先貶恐無此理故胡氏從左傳會伐未有言帥師而翬兩言帥師蓋大夫專將而後百乘之家有弑君者矣

九月衛人殺州吁于濮

左氏 州吁未能和其民石碻曰王觀為可陳桓公方有寵於王若朝陳使請必可得

也州吁如陳石碻使告于陳請即圖之陳人執之而請泣于衛衛人使右宰醜泣殺州吁于濮也注明人人得討之所以廣忠
穀梁 其月謹之也于濮者譏失賊也注討賊例時衛人不能孝之路
胡氏 伐鄭稱人責詞也殺州吁稱人眾詞也伐鄭之役公孫文仲主兵而變文稱人則是指國人聽州吁號令從文仲而南行也故曰責詞其

殺州吁則石碻謀之而使右宰醜泣也變文稱人則是人皆有欲討之心亦夫人所得討也故曰眾詞公羊之義是矣于濮者閔衛國之人著諸侯之罪也衛人失賊而曰著諸侯之罪何也夫州吁二月弑君而不能即討者緣四國連兵欲定其位故久然後能殺之于濮耳非諸侯之罪而何夫以討賊許眾人而以失賊罪鄰國與賊者
陳氏 東遷之初國猶有臣子也公子初弑君寡矣故曰春秋成而亂賊懼
陳氏 衛人為之變終風日月之詩作於宮中擊鼓作於國中不踰年卒討之故合五國之眾不能定州吁而殺于濮見衛之有臣子也

案 春秋討賊書人例六州吁無知陳作徵舒藥盈良霄是也藥盈良霄雖非弑君而皆叛逆之臣故書法同晉里克弑君而惠公殺之不以其罪故不予以討賊楚比弑君而棄疾殺之亦非正故不成其為賊商臣弑君而齊人殺之不得例於討賊蔡般弑父而楚子殺之亦不得例於討賊者罪齊蔡國人以為賊而君之也

冬十有二月衛人立晉

左氏 衛人逆公子晉于邢而立之書曰衛人立晉眾也注善其得眾故

不書 **公羊** 立者不宜立也稱人眾立之也其立之非也注得眾也其稱人以立賢得不宜立何也春秋

胡氏 人眾詞立者不宜立也晉雖諸侯之子內之義諸侯子正不子賢

立而遂自立可乎故春秋於衛人特書曰立所以著擅置其君之罪於晉絕其公子所以明專有其國之非

君州吁為僂而晉受之上無天子下無君父是亦爭國而已矣繼故未有書立者賊不討君不葬譏不在立也必若衛人賊討君葬然後可以書立矣

案春秋書立四晉與子朝皆不宜立武宮煬宮皆非所當立也故書法同晉為國人所與子朝獨為尹氏所與故書法異朝書王子而晉不書公子者朝之罪已顯晉之得眾疑於當立故特去公子以見之也○**案**謝氏曰王命天下之大本也立雖正非王命則在所治受立雖順非王命則在所黜

春秋諸傳會通卷第一

後學 成德 校訂

春秋諸傳會通卷第二

廬陵進士李廉輯

隱公

五年春公觀魚于棠

左氏觀作矢陳也棠濟上邑

左氏

公將如棠觀魚臧僖伯諫曰凡物不足以講大

事其材不足以備器用則君不舉焉故春蒐夏苗秋獮冬狩皆於農隙以講事也若夫山林川澤之實器用之資皂隸之事官司之守非君所及也公曰吾將略地焉遂往陳而觀之書曰公矢魚于棠非禮也且言遠地也

公羊

譏遠也公曷為遠而觀魚登來之也百金之魚公張之登來

之者何美大之之詞也**注**恥公去南面之位下與百姓爭利匹夫無異故諱使若以遠觀為譏也**登**音得**穀梁**常事曰視非不親小事卑不尸大功魚卑者之事也公觀之非正也

胡氏

齊景公問晏子曰吾何脩而可以比於先王觀也對曰天子適諸侯曰巡守諸

侯朝於天子曰述職無非事者春省耕而補不足秋省斂而助不給是故諸侯非王事則不出非民事則不出今隱公慢棄國政遠事逸遊且縱欲而不能自克以禮特書觀魚譏之也**張氏**周公戒成王曰毋淫于觀子逸蓋競競業業非禮當遵禮循法以隱公為戒也

案觀例二觀魚則以縱欲為譏觀社則以會祀為貶皆舉動之妄也

夏四月葬衛桓公

胡氏衛亂是以緩魯往會故書聖人存而弗削者弒逆之賊討矣諡法辟土服遠曰桓失

位而見弒何以爲桓衛本侯爵何以稱公見臣子不請於王而私自諡爾程氏曰正終大事也死而加之不正之諡知忠孝者不忍爲也春秋於邦君薨正以王法而書卒貶不臣順之諸侯也至於葬則從其私諡而稱公罪不忠孝之臣子也

案程子私諡之說本啖子春秋諸國皆稱公獨蔡桓稱侯蓋告王請諡故特書之明得禮也

秋衛師入邾

邾公羊作盛

左氏

衛之亂也邾人侵衛故衛師入邾將甲師衆但稱師此史之常也

穀梁

入者內弗

胡氏稱師紀其用衆而立義不同有矜其盛而稱師者如齊師宋師曹師城邢之類是也有著其暴而稱師者楚滅陳蔡公子棄疾主兵而稱師之類是也有惡其無名不義而稱師者次于郎以俟陳蔡之類是也衛宣繼州吁暴亂之後不施德政固本恤民而毒衆臨戎入人之國失君道矣書衛師入邾著其暴也

張氏

凡繼亂而立者必有懲艾革弊之政憤排圖治之思而後可以保國而圖終宣公遭大亂而得位既葬踰時首擅興兵以脩怨爲事則知其無安國固本之志矣

案師師例公羊曰將尊師衆稱某率師將尊師少稱將將甲師衆稱師將甲師少稱人君將不言率師書其重者也胡氏取之而又

發書師之三例然後春秋之義明甚何氏又發功惡有大小之說曰將尊師衆而有功小將甲師少而有功大將甲師少而無功爲惡小將甲師衆而無功爲惡大疏者曰蔡衛陳從王稱人而行義是其功大公孫敖救徐稱率師而無功其惡大雖亦可取然不可以遍通於諸例也

九月考仲子之宮初獻六羽

左氏

公問羽數於衆仲對曰天子用八諸侯用六大夫四士二

夫舞所以節八音而行八風故自八以下公從之於是初獻六羽始用六佾也

左氏

桓未君則曷爲祭仲子隱爲桓立故爲桓祭其母也初者何

始也譏始也

穀梁

考者何成之也成之爲夫人也初始也穀梁子曰舞夏天子至諸侯皆用八初獻六羽始厲樂矣

注言時諸侯僭侈皆用八魯於是能自減降而用六

胡氏

考者始成而祀也其稱仲子者惠公欲以

愛妾爲夫人隱公欲以庶弟爲嫡子聖人以此爲諸侯不再娶於禮無二嫡孟子入惠公之廟仲子無祭享之所爲別立宮以祀之非禮也故因其來贈而正名之曰仲子之贈因其考宮而正名之曰仲子之宮而夫人衆妾之分定矣隱公攝讓之實明矣桓公篡弒之罪昭矣凡宮廟非志災失禮不書六羽者六佾也佾者于羽之總稱羽以象文德于以象武功婦人無武事則獨奏文樂故謂之羽初者事之始魯僭天子禮樂舊矣是成王過賜而伯

禽受之非也用祀周公已為非禮其後羣公皆僭用焉仲子以別宮故不敢同羣廟而降用六羽書初獻者明前此用八之僭也

案適妾稱號例胡氏曰存則以氏係姓以姓係號沒則以謚係號以姓係謚者夫人也存不稱號沒不稱氏單舉姓字者妾也仲子之例是矣成風敬嬴定姒齊歸皆妾母而全用夫人之禮直書以貶之也

哀公母如氏卒蓋以有子則廟廟則書卒葬無貶也昭公娶子孟子則以同姓而諱之也○**案**妾廟例陳氏曰古者妾附於妾祖姑無妾祖姑則易姓而附於女君別廟非禮也穀梁曰禮庶子為君為其母築宮使公子主其祭於子祭於孫止何休曰禮妾廟子死則廢喪服小記曰慈母與妾母不世祭是也然則妾廟子死尚不祭矧子未君之時而為之立廟乎○**案**六羽左氏尸子程氏胡氏皆以為魯舊僭八佾則用六為善惟公穀皆以為諸公六諸侯四則用六為僭張氏

主公穀說以為周禮諸公諸侯之禮節度數各有等舞必有之此說似是然伯子男以下益殺則不可通矣故當從左氏也○**案**書初例二初獻六羽復正之初也初稅畝變古之初也○**案**書獻例三獻者下奉上之詞尊宗廟也獻捷亦書獻者以其躬來誇示抑之也○**案**書宮例武煬言立此不言立者何氏以為武煬非禮故特書立此不言立者得變禮其說非是蓋因考宮而書則別立之罪自見矣

附錄公羊稱**公羊**天子三公稱公王者之後稱公其餘大國稱侯小國稱伯子男天子三公者何天子之相也自陝而東者周公主之自陝而西者召公主之一相處乎內

邾人鄭人伐宋宋人取邾田邾人告鄭請伐宋曰請君釋憾於宋敝邑為道鄭人以王師會之伐宋入其郛以報東門之役宋人來告命公聞其入郛將救之問

公羊注小國序上者胡氏案左於使者曰師何及對曰未及國公怒乃止

公羊注主會也穀梁同

胡氏案左主兵者邾也故雖附庸小國序乎鄭之上凡班序上下以國之大小從禮之常也而盟會征伐以主者先因事之變也

案主兵例桓十二年齊先宋僖二年虞先晉皆以小國序大國之上非主兵而小國敘大國之上則伯者為之如莊十六年許男滑伯文十四年許男曹伯成十五年邾子杞伯襄十年齊世子光之類是也

州吁伐鄭而宋主兵衛圍戚而齊國夏主兵春秋討黨賊之法也何以書記災也

胡氏蟲食苗心曰螟國以民為本民以食為天春秋是隱公張百金之魚設苛令急於民物隨事而至者先

穀梁甚則月則時

案螟例三隱此年及八年九月莊六年秋

冬十有二月辛巳公子彊卒

左氏臧僖伯卒公曰叔父有憾於寡人寡人弗敢忘葬之加一等

胡氏以公羊二世考之則所傳聞之世也而書日見恩禮之厚矣

左氏報入郛之役也

公羊邑不言圍

穀梁伐

穀梁國

通志堂

宋人伐鄭圍長葛

左氏此書圍之始

公羊此書圍

穀梁伐

穀梁國

通志堂

不言圍邑此言圍何久之也注古者師出不踰時重民命愛民財今乃暴師經年僅而後克無仁隱之心有貪利之行故圍伐兼舉以明之契圍者環其城邑絕其往來之使禁其樵採之途城守不下至經年而不解誅亂討賊可也長葛鄭邑何罪乎書圍於此而書取於後宋人之惡彰矣

陳氏

伐國不言圍邑自僖以前則書之春秋之初猶以圍邑為重也

案伐國圍邑四而有二例伐鄭圍長葛伐宋圍緡皆著其暴也齊侯伐鄭圍新城則又以著其無貪地之心詞同而義異矣或曰外伐之圍邑僅四魯一國而被伐圍邑亦四何也趙子曰內事詳故悉書外事不告則不書矣

六年春鄭人來輸平

輸左氏經作渝

左氏

鄭人來渝平更成也注渝變也公之未立戰于狐壤為鄭所執

逃歸怨鄭鄭伐宋公欲救宋宋使失詞公怒而止忿宋則欲厚鄭鄭因此而來故曰更成

牟

輸平者何猶隳成也何言乎隳成敗其成也曰吾成敗矣吾

與鄭人未有成也

穀梁

輸者墮也平之為言以道成也來輸平者不果成也曰吾成敗矣吾

絕魯壤

胡氏

輸者納也平者成也鄭人為納成于魯以利相結解怨前平也釋仇離宋魯之黨也公之未立與鄭人戰于狐壤止焉故

元年及宋盟宿四年遇清其秋會師伐鄭即魯宋為黨與鄭有舊怨明矣五年鄭人伐宋入其郭宋來告命使者失詞鄭伯知其適有用間可乘之隙也是以來納成耳然則善之乎曰平者解怨釋仇固所善也輸平者以利相結則在所貶矣曷為知其相結之以利也後此鄭伯使宛來歸祊而

魯入其地會鄭人伐宋得郟及防而魯又取其二邑是知輸平者以利相結乃貶之也故特稱輸平以明有國者必正其義不謀其利杜三國敗家之本

陳氏

平不書必關於天下之故然後書書鄭渝平以志諸侯之合也書及鄭平以志諸侯之散是春秋之所始終也據傳明年宋及鄭平宣七年鄭及晉平文十六年及齊平襄二十年及莒平皆不書

鄭平宣七年鄭及晉平文十六年及齊平襄二十年及莒平皆不書

案輸平二傳不同公羊以為此即言狐壤之戰諱敗獲而書輸平已為無據穀梁以為魯舊與鄭平至此而絕又與後日歸祊會鄭之事

不合要之皆非的論胡氏魯與鄭有舊怨之說本杜氏納成之說本臨江劉氏蓋鄭莊之納成非有講信修睦之心而深為合黨敵宋之計是以不憚屈己求和於魯魯亦溺於利欲之私陷其術中而不悟是以盟宿遇清之好一變而為取郟取防之仇矣又案平例五胡氏曰輸平者惡鄭之以利相結也宋楚平皆書人者惡華元子反之擅也暨齊平者惡魯之附夷狄而得平也及齊及鄭平者惡魯之侵犯大國而急於平也此說固然然春秋之平而不書者多矣何獨書此要必兼陳氏之說方備外平莒及鄭不過平怨之平爾

夏五月辛酉公會齊侯盟于艾

泰山牟縣東南有艾山

左氏

始平于齊也注春秋

前魯與齊不平今棄惡結好

陳氏

春秋之初宋魯衛陳蔡一黨也齊鄭一黨也於是鄭始平魯鄭方交惡於王而亟平齊魯將以合

諸侯焉爾

案齊大師之後受地于王方百里者五東方之國莫大焉自師尚父十二世至釐公已稱東州之小伯然是時宋亦以先代之後爵居上公方與魯為好未可間也故假鄭以求魯魯一溺於輸平之利再徇於于艾之盟二誘於枋田之歸四惑於不王之告而魯與齊鄭之交固矣他日齊伯之成謂不始此故陳氏之說不為無見○又案書公會齊侯盟者四艾齊僖小伯之初也柯與扈齊桓圖伯之初也于黃齊景爭伯之初也春秋皆書會明齊志也柯獨不書日信齊桓也

秋七月

庚辰

注雖無事而書首月具四時以成歲

案春秋雖無事首時過則書首時過則何以書春秋編年四時具然後

胡氏四德備而後為乾一德不備則乾道熄矣四時

為年**注**首始也過歷也歷一時無事則書其始月有事不月者人道正則天道定矣

胡氏不備則乾道熄矣四時

具而後成歲一時不具則歲功虧矣書時又書月者時天時也月王月也書時又書月見天人之理合也

案無事書春正月者二十四自隱元年始書夏四月者十有一自桓九年始書秋七月者十七自隱六年始書冬十月者十一自桓元年始書夏五月者蓋本有事而闕之也

案程子曰有事則道在事無事則存天時王朔

冬宋人取長葛

公羊

注外取邑不志此何

胡氏宋人恃強圍邑久役

著矣在王朝不能施九伐之威在列國不能脩連帥之職鄭入土地天子所命先祖所受不能保有而失之是上無天王下無方伯而鄭亦無君也

宋人強取以王法言不可勝誅以天理言不善之積著矣初穆公屬國於與夷使其子馮出居于鄭殤公既立忌馮而伐鄭不亦逆天理乎春秋序宋主兵以殤公之罪重也明年鄭人報宋序邾為首以鄭伯之罪輕也至是宋又舉兵伐鄭而圍其邑肆行暴虐不善之積已著而不可解矣其見弑於亂臣豈一朝一夕之故哉

七年春王二月叔姬歸于紀

左氏

注叔姬伯姬之娣也至是歸者待年於父母國不與嫡俱

公羊**注**媵賤而書者後為嫡終有賢行紀侯為齊所滅紀季也入齊叔姬歸之能處隱約全竟婦道故重錄之

胡氏非夫人也何以書不與嫡俱行則非禮之常也眉山蘇轍謂書叔姬賢之也賢而得書亦春秋之法也

案胡氏前說王左氏穀梁後說王公羊陳氏說同伯姬下

滕侯卒

左氏

注不書名未同盟也

胡氏何以不葬急於禮弱其君而不會也卒

案公羊以為微國不名穀梁以為滕用狄道自無名皆無据之言也

附錄

公羊同號

公羊

滕微國則其稱侯何不嫌也貴賤不嫌同號美稱人貶亦稱人皆有起文貴賤不嫌同號也若繼體君即位繼弑君亦稱即位皆有起文美惡不嫌同詞也滕本子爵微國所以稱侯而卒者

春秋王魯託隱以為始受命王滕子先朝隱
春秋襄之以禮嗣子得以禮祭故稱侯也

案滕本子爵
之說恐非

夏城中丘

中丘在琅琊
臨沂縣東北

左氏

書曰不
時也

公羊

何以書以重書也
言當稍稍完補至今大壞然

後城之猥苦百姓空虛
國家與始作城無異

穀梁

城為保民為之也民眾城小則益城益城無極
凡城之志比日譏也
注保民以德不以城也

胡氏

程氏曰養民之道在愛其力民力足則生養遂教化行風俗美故為
政以民力為重也春秋凡用民必書其所興作不時害義固為罪矣
雖時且義亦書見勞民為重事也城中丘使民不以
時非人君之心也凡書城者完舊也書築者創始也

案春秋書內城二十三以夏城者七以春城者
四不時之罪尤大也其餘雖時亦書者勞民也

附錄

城築

左氏

大都不過三國之一邑無百雉之城制也凡土功龍
見而戒事火見而制用水昏正而裁日至而畢時

胡氏

城者禦暴保民之所而城有制役有時魯城費城邱而復
墮焉則越禮而非制矣隱公城中丘城邱而皆以夏則妨農
務而非時矣城不踰制役不違時又當分財用平板榦稱畚築程土物
議遠適略基址揣厚薄因溝洫具餼糧度有司量功命曰不愆于素然
後為之可也況失其時制無愛養
斯民之意者其罪之輕重見矣

案胡氏所引分財用已下見左
宣十一年楚為艾獵城沂傳

齊侯使其弟年來聘

左氏

齊侯使夷仲年來聘結艾之盟也
凡聘皆使卿執玉帛以相存問

公羊

其稱弟何母弟稱弟母兄稱兄
者質家親親明當親厚異於羣公子也

穀梁

諸侯之尊弟
兄不得以屬

通其弟云者以其來
接於我舉其貴者也

胡氏

兄弟先公之子不稱公子也書盟書帥師
而稱兄弟者貴其薄友恭之義年者齊僖公母弟也程氏謂先儒說
歸而稱兄弟者貴其薄友恭之義年者齊僖公母弟也程氏謂先儒說

親也此義不明久矣僖公私其同母異於他弟施及其子猶與適等而襄
公紂之遂成篡弑之禍故聖人於年來聘特變文書弟以示貶焉桓十四
年鄭語求盟成十年黑背帥師皆罪其私也書云于弟弗念天顯乃弗
克恭厥兄兄亦不念鞠子哀大不友于弟天惟與我民彝大泯亂襄二
十年陳光奔楚而稱弟不念鞠子哀昭二十年盜殺衛鞅而稱兄其亦不
念天顯矣昭元年秦鍼定十年宋辰皆責其薄也仁人於兄弟絕偏係
之私篤友恭之誼人倫正而天理
張氏親親之道尊其位重其祿非賢
存春秋以訓天下與來世之意也
則不及以政齊僖因艾之盟遠遣
使于魯以結好忌君臣之大義桓同列之私黨
而又使其弟交政鄰國以啓後日無知之禍

案春秋齊之聘魯五年一再來齊僖糾合之時也歸父之來晉襄未
定之時也國佐之來齊頃有志於叛晉也慶封之來齊景初立而有

志於爭伯也皆出於私情矣然春秋之初齊尤加禮於魯至桓既伯
僖七年公子友如齊之後魯使之聘齊者二十二而齊聘僅三至焉
亦可以觀世道矣○又案春秋書弟十四書兄一齊年鄭語衛黑背
皆罪其私王陸氏陳光秦鍼宋辰衛執皆罪其薄主穀梁衛鱗佞
夫皆可入陳光之例陳昭先稱公子而後稱弟亦以陳侯有寵愛之
私而致之也獨叔肝稱弟賢之也蓋以其善處兄弟之變者也公羊
左氏同母之說程子力辯之而陸氏亦曰聖人之教雖及兄弟
弟之子猶引而進之安有異母即見疎外乎餘見叔肝下

秋公伐邾

左氏

宋及鄭平盟于宿秋公伐邾為宋討也注公距宋而與

宋故曰

胡氏

邾人先取邾田故邾人入其郭魯與儀父則元年盟于蔑矣

皆為宋討

邾人何罪可聲特託為詞說以伐之耳經之書伐非主兵者
非義甚矣而稱伐邾所謂欲加之罪者也而不知渝蔑之盟不待貶而自見
矣夫和大者所以恤小既平宋鄭則邾宋之睚眦亦可和矣親此而虐

邾之

案內兵之伐國僅二十而書公伐邾者六書大夫伐邾者八止書伐
邾者一夫邾在魯之宇下而陵弱侵小之兵史不絕書如此甚矣魯
之失政也

冬天王使凡伯來聘

凡伯周卿士凡國伯爵穀梁曰凡

公羊

注書者喜

之也古者諸侯有較德殊風異行天子聘問之當北面稱
臣受之於大廟所以尊王命歸美於先君不敢以己當之
也胡氏案周禮行人王有時聘以結諸侯之好間問以諭志而穀梁子何
五年一朝故天子亦有聘問之禮焉隱公即位未嘗書遣使如周則未嘗
聘也亦不書公如京師則是未嘗朝也二不朝則貶其爵再不朝則削其地
刑則不舉遣使聘焉其斯以為
不正乎天王失威福之柄矣

案春秋書王聘魯七始於此而終於宣十年凡伯南季仍子家父皆
不過大夫猶可也幸周公以三公之重王季子以介弟之尊而下聘禮
益瀆矣隱僖之得聘猶可也以宰糾
而聘桓以季子而聘宣寵篡弒矣

附錄

王聘例○周禮天子時聘以結諸侯之好殷規以除邦國之隱間
問以諭諸侯之志歸賑以交諸侯之福故穀梁之說范甯未詳而

趙子亦曰王政行也天子使使聘諸侯所以洽恩惠考政典也然胡氏獨
取穀梁者蓋周禮乃古者王室親諸侯之常典而穀梁氏則深究夫春
秋王聘之失不可非也

戎伐凡伯于楚丘以歸

左氏

初戎朝周凡伯弗賓凡伯還

穀梁

國

曰伐此一人而曰伐胡氏一人而曰伐見其以徒眾也以歸易詞于楚丘見衛何大天子之命也

胡氏 不救王臣之患以歸者罪凡伯失節不能死於位也

八年春宋公衛侯遇于垂

垂 即大丘衛地 **侯** 齊侯將平宋衛於鄭有會期宋公以幣請於衛請

先相見衛侯許 **陳氏** 特相遇不書書宋 **張氏** 簡禮相見以謀事也

案 垂之遇左氏以為宋衛有怨於鄭而齊欲平之蓋鄭之怨衛因公孫滑宋之怨鄭因公子馮其說似有據然考之於經後此瓦屋止二國參盟而不及鄭十年入鄭伐戴之師又二國為黨以仇鄭則宋衛此謀蓋有志於從齊黨而無意於釋鄭憾也齊僖亦不過假此以求諸侯耳豈真有平怨之本心歟

三月鄭伯使宛來歸祊庚寅我入祊

祊 公穀作邠 **左氏** 鄭伯請釋泰山之祀

祀周公以泰山之祊易許田三月宛來歸祊不祀泰山也 **注** 宛不書氏未賜族 **宰** 其言入何難也其日何難也 **注** 入至此日 **穀** 名宛所以取鄭伯惡予地也 **胡氏** 周制六年五服一朝者內弗受也日入惡入者也 **胡氏** 故于天子之郊有朝宿之地又六年王乃時巡諸侯各朝于方岳故於泰山之旁有湯沐之邑成王以周公有大勳故特賜之許田為朝宿之地宣王以鄭伯母弟懿親故特

賜之祊田為湯沐之邑祊近魯許鄭各以近者相易何以不可乎用是見鄭有無君之心而謂天王不復能巡守矣用是見鄭有無親之心而敢與人以先祖所受之邑矣其言我入祊者祊非我有也入者不順之辭義不可入而強入之也 **陳氏** 易為謂之來歸五年鄭志於叛王而合諸侯渝平歸祊皆遜辭也糾合之道也

案 祊許之易其謀始於輸平之時然不過借以固魯之好而未敢及許也至是歸祊以祀周公為辭者蓋隱然致易許之請而隱公猶未許其易也鄭莊委分地以合黨而不吝所謂將欲取之必固與之者也隱公不察其深謀詭計而溺於一祊之入故于防中丘之會不能不徇之而敗宋入許陷於大惡而不悟使隱公不死尚不能久有許況桓公不義之立鄭伯適投其間而前日之謀盡行矣春秋所書不越數端而鄭之奸情備見先儒謂鄭莊小人之雄信哉 **又案** 湯沐之邑何氏以為四井為邑邑方二里東方二州四百二十國凡為邑廣四百里袤四十二里取足舍止其景穀是則諸侯皆有矣范氏以為諸侯有大功德於王室者京師有朝宿之邑泰山有湯沐之邑所以供祭祀也其餘則否胡氏從范說為是 **又案** 來歸例除啗來歸贈及內女來歸外書來歸者五鄭祊衛俘之來以利而來也鄭謹石尚之來以禮而來也要之皆自外至而非勉強之 **又** 其善惡則不同矣季子來歸著國人之喜也

夏六月己亥蔡侯考父卒

桓侯 封 **辛亥** 宿男卒 **胡氏**

周人有諱禮故凡赴皆不以名經書其終雖五伯強國莫不以名者是仲尼筆之也赴不以名而書名者與魯通也魯通而巳通而不名者舊史失之爾未通而名者有所證矣蓋諸侯生則不名死則名之別於天子亦尊卑之等禮之中也

秋七月庚午宋公齊侯衛侯盟于瓦屋

瓦屋齊人周地

宋衛于鄭秋會于温盟于瓦屋以釋東門之役禮也冬齊侯使來告成三國公使衆仲對曰君釋三國之圖以鳩其民君之惠也敢不承受君之明德

穀梁外盟不日此其日何諸侯之參盟於是始故謹而日之也誥誓世道交喪盟詛滋彰非可以經世軌

胡氏程氏曰宋爲王盟與鄭絕也大道隱而家天下然後有誥誓忠信薄而人心疑然後有盟盟詛煩而約劑亂然後有交質子至是傾危之俗成民不立矣春秋革薄從忠於參盟書曰謹其始也周官設司盟掌盟載之法凡邦國有疑則請盟於會同聽命於天子亦聖人待衰世之意耳德又下衰諸侯放恣其屢盟也不待會同其私約也不繇天子口血未乾而渝盟者有矣其未至於交質子猶有不信者焉春秋謹參盟善胥命美蕭魚之會以信待人而不疑也蓋有志於天下爲公之世凡此類亦變

張氏春秋之初皆離會之類亦變諸侯初參盟也有參盟則有主盟三國成而東諸侯之交盛矣

張氏盟至此則三君共要質于神以示明信然宋殤王者之後齊僖東方大國衛亦北州大國也正可因此爲講信修睦之事成鳩民息肩之圖而明年會防之後伐宋取

邑視今日盟誓之言不復顧忌比諸小人平時指天日爲誓他日臨小利害不一引手救反擠之又下石者正相似也烏乎春秋於瓦屋之盟列數三君而又書日以謹之

所以傷世變之甚也

案瓦屋之盟左氏以爲齊卒平宋衛于鄭而鄭不與何也蓋宋衛忿鄭之謀未息故也大抵列國之忿爭皆以強弱爲進退齊最強宋衛次之鄭則小國也傳曰宋衛實難鄭何能爲則宋衛之所畏者在齊而不在鄭矣故瓦屋之盟宋衛雖屈於齊而終不與鄭平也程子曰與鄭絕也其說精矣然鄭莊固挾齊以自強齊僖亦資鄭以糾合故瓦屋雖以王爵尊宋而明年宋公不王之罪又發於鄭人是齊僖陽尊宋衛而陰固鄭黨宋衛不悟而僖襄之小伯桓公之創伯皆原於此矣

案外盟書日止此

案陳氏以瓦屋鄭陵皆爲參盟

曰紀邑張氏曰

八月葬蔡宣公○九月辛卯公及莒人盟于浮來

浮來公穀作包杜

案春秋書公及人盟二浮來及蜀是也穀梁曰可言公及人不可言公及大夫然則公及齊大夫盟既何得云不可杜氏例以爲微者不嫌敵公侯故直稱公然高倭處父大國貴卿猶以僣尊爲諱今乃直書不諱乎公羊又以爲實莒子而書人者隱公不肖僅能使微者隨從之皆

譏失禮且明非大夫之罪也屈于乘之尊

張氏特書公及以著非莒人之敢敵下與小國之大夫盟太卑可踰非謙德矣

胡氏與之盟故特言及以

通志堂

曰紀邑張氏曰

爲魯故今公尋之故曰成紀好

諸侯公蓋自失人君之體也

無據之言也獨趙子曰昔小國若不書公則嫌乎非公屈禮以盟其卑以病公也此說是矣故胡氏從之若蜀之盟則上書公子下書楚人其貶明甚不可與此例論也又公及齊人狩禚公穀皆以為人齊侯以人公此又變例爾

螟○冬十有二月無駭卒

駭穀梁

駭氏

羽父請謚與族公命以字為展氏注公孫之子

以王父字為氏無駭公子展之孫也
駭氏無駭書名未賜族也諸侯之子為大夫則稱公子賜族而身為大夫則稱名無駭俠之類是也已賜族而使之世為大夫則稱族如仲孫叔孫季孫之類是也古者置卿必求賢德不以世官春秋之初猶為近古故無駭與俠皆書名爾其後官人以世無不賜之族或以字或以謚或以官或以邑而先王之禮亡矣至於三家專魯六卿分晉諸侯失國出奔相繼職此由也案禮天子褒內諸侯世其祿而不嗣然則諸侯所置大夫嗣其位而不易豈禮也哉

案春秋書無駭俠季友仲遂之卒實因卿大夫之告終以謹世變所以著無駭俠之未賜族不為薄而季友仲遂之恩過於厚過厚若隆於恩而廢禮生亂恒必由之不可不考也公穀以為罪無駭入極而貶之又以為隱不成為君故不爵大夫皆無據

九年春天王使南季來聘

南氏

張氏

隱公十年之間宰咺凡伯南季三至魯庭以魯為周公之曹而欲親之也公不明尊王之義以正其國於是諸侯相效而王靈竭臣子則象而篡弒萌矣此春秋詳書王使之意也

案胡氏曰春秋書天王來聘者七錫命者三贈葬者四則問於他邦及齊晉秦楚之大國可知矣書公如京師者一朝于王所者二卿大夫如京師者五會葬者二舉魯一國則天下諸侯之不臣可知矣

三月癸酉大雨震電庚辰大雨雪

杜氏以為經

左氏

書時失也凡雨

自三日以往為霖平地尺為大雪
發震電何以書記異也何異爾不時也大雨雪何平地尺為大雪
駭志疏數也八日之間再有大變陰陽錯行故謹而日之也兩月志止也
胡氏震電者陽精之發雨雪者陰氣之凝周三月夏之正月雷未可以出電未可以見而大震雷此陽失節也雷已出電已見則雪不當復降而大雨雪此陰氣縱也陰陽運動有常而無忒凡失其度人為感之也今陽失節而陰氣縱也陰陽運動有常而無忒凡失其度必書雖不言其事應而事應具存惟明於天人相感之際則見聖人所書之意矣

案春秋書雨二此年及僖三年六月雨是也書震二此年及僖十五年八年冬是也

是也

附錄

公羊

注凡災異一日者日歷日者月歷月者時歷時者如自文為異

俠卒

公羊

吾大夫之

穀梁

所俠也不書氏隱不爵大夫也注所者俠之氏

春秋會通卷二

通志堂

夏城郎

案襄陵許氏曰七年城中丘而伐邾今城郎而後伐宋公不務崇德脩政以戒蕭牆而念外人之有非干時動衆恃城保國亦已未矣
 ○**案**即魯近邑在高平方與縣東南隱之元年費伯已城之矣至此年復城而桓十年三國之伐來戰于此莊八年陳蔡之侯亦次于此十年齊宋以兵窺魯又宿師于此則即豈非魯之要地乎厥後築臺于郎築郎圍想皆在此始也猶有警懼之心終也遂爲遊觀之地矣

秋七月○冬公會齊侯于防

防魯地公羊作邶

左氏

宋公不王鄭伯爲王左卿士以王命

伐宋宋以入郟之役怨公不告命公怒絕宋使秋鄭人以王命來生已伐宋會于防謀伐宋也
穀梁 會者外爲主焉爾
胡氏 官
 行人有時會以發四方之禁此謂非時而合諸侯以禁止天下之不義也列國何爲有此名故凡書會皆譏也謂非王事相聚會爾據左氏稱鄭以王命來告則謂之非王事可乎曰以王命討宋而聽征討之禁於王都雖召陵之舉不是及矣始則私相會爲謀於防中則私相盟爲師期於鄧終則乘敗人而深爲利取二邑歸諸已奉王命討不庭者果如是乎經之書會書伐而不異其文以此

案經書公特會齊侯八防贏謹艾樂城濮平州夾谷是也

十年春王二月公會齊侯鄭伯于中丘○夏翬帥師

會齊人鄭人伐宋

左氏

會于中丘盟于鄧爲師期五月羽父先會齊侯鄭伯伐宋

胡氏

翬不氏先期也

始而會宋以伐鄭固請而行今而會鄭以伐宋先期而往不待鍾巫之變知其有無君之心矣故去其公子以戒兵柄之下移制之於未亂也
 曷爲會稱君伐稱人略之也春秋舉重一役而再有事不悉書苟再見必前目而後凡也一役而再見但人之者略之也
張氏 程氏曰三國先遣將致伐齊鄭稱人非卿也

六月壬戌公敗宋師于菅辛未取郟辛巳取防

六月戊申公會齊侯鄭伯于老桃壬戌公敗宋于菅庚午鄭師入郟辛未歸于我庚辰鄭師入防辛巳歸于我君子謂鄭莊公可謂正矣以王命討不庭不貪其土以勞王爵正之體也
羊 取邑不日此何以日
穀梁 不正其乘敗人而深爲一月而再取甚之也
陳氏 利取二邑故謹而日之也

胡氏 夫諸侯分邑非其有而取之盜也內小惡直書而不隱其不蔽罪於魯也春秋嚴義利之辨苟以爲利書吾取而已是故郟防書取譏不在鄭也齊西書取汶陽書取邾田書取譏不在晉也必若鄭伯欲易許田然後可以言來歸焉爾

案左氏所載事則是義則非○**案**內兵書取十八惟郟防須向書日○**案**魯敗外師凡八而敗宋者三菅乘丘郟也

附錄

內惡例案公羊曰內大惡諱此其言甚之何春秋錄內而略外於外大惡書小惡不書於內大惡諱小惡書注明取邑為小惡一月再取小惡中甚者耳故胡氏曰內大惡其辭婉小惡直書而不隱如成公取鄆襄公取郟昭公取鄆皆覆人之邦而絕其嗣亦書曰取所謂婉辭也

秋宋人衛人鄭宋人蔡人衛人伐戴鄭伯伐取之戴

穀

侯

蔡衛邾不會王命秋鄭師猶在郊宋衛入鄭蔡人從之伐戴鄭伯圍戴克之取三師焉

胡

稱取

兼之也或疑鄭人兵力不能取戴兼三國之師非矣什圍伍攻正也以寡覆衆奇也莊公蓋嘗克叔段敗王師困州吁而入許能以奇勝可知矣故駐師於郊多方以誤之也四國已闢起乘其弊一舉而兼之下莊子之術也然子孟子曰善戰者服上刑稱伐取者其以莊公殘民之甚當此刑矣

案公穀皆以為鄭伯因三國之力以取戴其書取者易也然三國既與鄭仇必無與鄭共事之理戴既受三國之伐則必與鄭為黨故程子以為鄭戴合攻盡取三國之眾此說為當胡氏以為一舉而兼四國恐過

冬十月壬午齊人鄭人入邾

邾公

侯

討違王

卒

注日者盛

隱篇再見入者

穀

日入惡

胡

程氏謂宋本以公子馮在鄭故二國

交惡春秋不見其為王討也王臣不

行王師不出矯假以逞私忿耳此說據經為合若討違王命則不書入矣入者不順之詞也若以為難詞則齊鄭大國於討邾何難哉

案鄭莊假王命之事自隱之元年以王師號師伐衛則猶為卿士也至三年有交質之惡周人畀號公政矣六年鄭始朝周而不見禮八年夏號公忌父始作卿士于周而鄭又以齊朝王九年然後有宋公不王之師而傳曰鄭伯為王左卿士豈非兩朝之後周復用之而鄭伯所以周旋王室不過為矯假報復之私初非有夾輔之誠也十一年之入許傳又曰君謂許不共亦假飾之詞也卒之敗宋入邾入許納馮之後志得意滿而有繻葛之戰矣故諸傳惟程氏得之左氏得其事而不究其情是為鄭伯之所欺也

十有一年春滕侯薛侯來朝

諸侯朝

侯

滕侯薛侯來朝

爭長公使羽父

請於薛侯曰周之宗盟異姓為後君若

辱貶寡人願以滕君為請乃長滕侯

卒

諸侯來曰朝大夫來曰

聘其兼言之何微國也

胡

孔子曰邦

也諸侯來朝時正也值言同時也累數皆至也
之好有反玷周禮行人凡諸侯之邦交殷相聘世相朝也然謂之殷則得中而不過謂之世則終諸侯之世而一朝其為禮亦節矣周衰典制大壞無禮義之交惟強弱之視或來朝而不報其禮或屢往而不納以歸無合於中聘世朝之制矣且列國於天子述所職者蓋闕如也而自相朝聘可乎凡大國來聘小國來朝一切書而不削皆所以示譏滕薛二君不特言者又譏旅見也非天子不旅見諸侯偃然受之而不辭亦以見隱公之志荒矣

案凡諸侯朝犢言之若穀伯鄧侯同時偕至而朝禮不同日也累數之若今滕薛及邾年葛同日行禮也同日旅見惟天子可受之諸侯不當然也○**案**滕之來朝五年及桓二年文十二襄六哀二惟此年書侯餘皆書子義見桓二年○**案**謝氏曰是時代戴入邾小國受難甚矣故二國懼而入朝○**案**呂氏曰天下禍機常萌於盛滿之時

夏公會鄭伯于時來

公穀上有五月字時來公羊作祁黎

左氏

謀伐許也

秋七月壬午公及齊侯鄭伯入許

左氏

公會齊侯鄭伯伐許庚辰傅于許瑕叔盈

以鄭伯之旗登孤登周麾而呼曰君登矣鄭師畢登壬午遂入許許莊公奔衛齊侯以許讓公公曰君謂許不共故從君討之許既伏其罪矣雖君有命寡人弗敢與聞乃與鄭人鄭伯使許大夫百里奉許叔以居許東偏曰天禍許國而假手于我寡人寡人惟是一二父兄不能共億其敢以許自為功乎吾子其奉許叔以撫柔此民也若寡人得没于地天其以禮悔禍于許無寧茲許公復奉其社稷惟我鄭國之有請謁焉如舊昏媾其能降以相從也無滋他族實偏處此以與鄭國爭此上也寡人之使吾子處此不惟許國之為亦聊以固吾圍也君子謂鄭莊於是乎有禮禮經國家定社稷序人民利後嗣者也許無刑而伐之服而舍之度德而處之量力而行之相時而動毋累後人可謂知禮矣

胡氏

書會則伐許本鄭志也書及則入許公所欲也隱公即位十有一年天王遣使來聘者再而未嘗朝于京師罪一也平王崩不

奔喪會葬至使武氏子來求賄罪二也禮樂征伐自天子出而擅興兵甲為宋而伐邾為鄭而伐宋罪三也山川土田各有封守上受之天王下傳之先祖而取邾及防入祊易許罪四也今又入人之國而逐其君罪五也凡此五不韙者人臣之大惡隱公兼而有之然則不善之殃豈特始於惠成於桓而隱之積亦不可得而掩矣使隱公為國

陳氏

宋不王鄭以王命討之於是入邾又入許取宋蔡衛三師焉夫以王命討不庭顧因以為暴許無君者十有五

年甚矣鄭之專也於是許莊公奔衛不書非其罪也

案春秋一事而始書會後書及惟此年及桓元年垂越之會盟皆所以著內外之志也桓十二年會武父至伐宋則書及例與此同桓十六年會晉夏伐鄭則仍書會非獨魯之所欲矣此可以見書法之謹也○**案**臨江劉氏曰公之不得其終以德薄而多大功慮淺而數得志也○**案**備其四境禍反在內可不哀歟○**案**許姜姓大岳之裔在潁昌長社與鄭為鄰鄭莊併吞之志久矣特以三國共伐難於專利故外假存許之義內結許人之心而又使公孫獲以鈐制許叔則許固鄭之內臣矣未幾莊公薨許叔因鄭亂以入許於是鄭許之釁復啓然齊桓既伯許七從於會盟三從於征伐許之事齊尚謹齊之救許亦至則雖有楚人之圍鄭人寢無能為也及晉伯已後許專心事楚無復中國之顧故晉文圍以諸侯晉襄伐以三國悼有荀營之伐平有荀偃之侵以區區之鄭一歲而再用兵于許春秋雖狄鄭而許亦不能以自存矣故成十五年以後一遷于葉再遷于夷又遷于白羽又遷于容城越二年而滅於鄭游速之手是則今日之入許乃後日滅許之開

端也然首謀在鄭書公以及母乃春秋惡黨惡之誅歟○又案黎淳引十一年入許事以破左氏入許田之說劉質夫不從

冬十有一月壬辰公薨

左氏

初仲子生而有文在其手曰為魯夫人故惠公欲立桓公惠公薨桓公少隱

公立而奉之至是羽父請殺桓公將以求大宰公曰為其少故也吾將授之矣使營菟裘吾將老焉羽父懼反譖公于桓公而請弑之十一月公祭鍾巫齊于社圃館于寯氏壬辰羽父賊殺公于寯氏

胡氏

致隱讓國立不以正惠公之罪也致桓弑君幾不早斷隱公之言也

猶豫留時辨之弗早辨也其及也宜隱公見弑魯史舊文必以實書其曰公薨不地者仲尼親筆也蓋不書弑示臣子於君父有隱避其惡之禮不

書地示臣子於君父有不沒其實之忠不書葬示臣子於君父有討賊復讎之義非聖人莫能修之謂此類也夫賊不討讎不復而不書葬則服不除寢苦枕戈無時而終事也以此法討罪至嚴矣

案魯十二公惟隱閔二公薨不書地不書葬皆弑也子般子赤亦然子野未踰年之君不書葬無子則不廟也桓公亦遇弑而書葬

者賊在外譏不專於臣子也○又案隱公立十一年自六年以前黨於宋自六年以後黨於齊鄭原其即位雖以次當立然本非惠公之命而出於諸大夫之扳已故元年盟儀父其秋盟宋二年盟戎四年遇清春秋皆書及蓋隱欲結諸國以自安也雖然自安而大夫之專述

見於無駭輦帥師之時矣輸平以後隱漸得志故伐邾而忘蔑之信伐宋而棄宿之盟入祊入許無所不至而有寯氏之禍使隱公初立上請王命則長幼之義自明君臣之分自定又何必屈己於諸侯委權於大夫以成後日之變哉杜氏以為讓國之賢君吾未之見也

春秋諸傳會通卷第二

後學 成德 校訂

春秋諸傳會通卷第三

廬陵進士李廉輯

桓公

名軌諡法辟土服遠曰桓在位十八年

之弟母仲子

惠公之子隱公

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

左氏

注嗣子位定於初喪而改元必須踰年者繼父之業不忍有變於中

年也桓篡立而用常禮欲自同於遭喪繼位者也

公羊

繼弒君不言即位此其言即位何如其意也注弒君欲即位故如其意以著其

惡

言即位則是與聞乎弒也先君不以其道終已正即位之道而即位是無恩

於先君也

胡氏

桓公與聞乎故而書即位著其弒立之罪深絕之也美二嫡惠公元妃既卒繼室以聲子則是攝行內主之事矣仲子安得為夫人母非夫人則桓乃隱之庶弟安得為嫡子謂當立乎桓不當立則國乃

隱公之國其欲授桓乃實讓非攝也蓋非其有而居之者攝也故周公即政而謂之攝推已所有以與人者讓也故堯舜禪授而謂之讓惠無嫡嗣隱公繼室之子於次居長禮當嗣世其欲授桓所謂推已所有以與人者也以其實讓而桓乃弒之春秋所以惡桓深絕之也公羊所謂桓幼而貴隱長而卑子以母貴者徇惠公失禮而為之辭非春秋法也

張氏

桓公弒君而立於周禮九伐之法當伏賊殺其親之辜今書公見周王之無

周桓王九年

春秋諸傳會通卷第三

通志堂

政刑書即位見魯之臣子忘不共戴天之讎而推戴弑君之賊弁冕南面立乎其位故桓公之編書法大率異於羣公此聖人修理三綱整敕人倫之大言也

案即位例已見隱元年獨陳氏曰古者君薨既殯嗣子即位於柩前雖踰年桓稱子必類見然後列於諸侯東遷之諸侯既踰年而即位改元視天子非周制也自隱至文六君惟桓文書即位亦惟桓文書錫命是不特類見之禮廢雖請命亦廢矣成公以後皆書即位而無錫命王室區區所以感諷諸侯之意亦不復講矣雖與諸傳說不合然亦有見

三月公會鄭伯于垂鄭伯以璧假許田夏四月丁未

公及鄭伯盟于越 **食** 公即位修好于鄭鄭人請復祀周公卒易祊田公許之鄭伯以璧假許田盟于越結祊成也盟曰俞盟

無享國冬 **公羊** 其言以璧假之何易之也易之則其言假之何為恭也曷鄭伯拜盟為為恭有天子存則諸侯不得專地也許田者何魯

朝宿之邑也諸侯時朝乎天子天子之郊諸侯皆有朝宿之邑焉此魯朝宿之邑也曷為謂之許田諱取周田也諱取周田則曷為謂之許田近許也此邑也其稱田何田多邑 **穀梁** 會者外為主及者內為志假不言以言少稱田邑多田少稱邑 **胡氏** 許田所以易祊也鄭既歸祊矣在上諸侯不得以地相與也用見魯之不朝於周而鄭之不祭泰山也

胡氏 許田所以易祊也鄭既歸祊矣又加璧者祊薄於許故也魯山

東之國與祊為鄰鄭畿內之邦許田近地也以此易彼各利於國而聖人乃以為惡而隱之何歟曰利者人欲之私放於利必至奪攘而後饜義者天理之公正其義則推之天下國家而可行春秋惡易許田孟子極陳利國之害皆拔本塞源杜篡弑之漸也湯沐之邑朝宿之地先王所錫先祖所受私相貿易而莫之顧是有無君之心而廢朝覲之禮矣是有無親之心而棄先祖之地矣故聖人以為國惡而隱之也其不曰易而曰假者夫易則已矣言假則有歸道焉又以見許人改過遷善自新之意非止隱國惡而已也垂之會鄭為主故稱會越之盟魯志也故稱及鄭人欲得許田以自廣是以為垂之會桓公欲結鄭好以自安是以為越之盟夫弑逆之人人人得而誅之而鄭與之盟以定其位是肆人欲滅天理無俟於貶絕而惡自見矣

陳氏 取許田則曷為謂之以璧假鄭伯之詞也公羊氏曰為恭也春秋之初諸侯為惡必有詞以自文鄭伯以璧假許田齊侯鄭伯如紀單伯送王姬築王姬之館于外皆善詞也夫子傷周之敝曰利而巧文而不慙於春秋著其事所以見王化衰風俗日趨於變且以發明鄭莊之欺也愛段之辭立許叔之辭勞玉問左 **張氏** 書會書及交 **案**魯與鄭特相盟會者惟桓公之編有四會垂盟越盟武父會曹是也鄭莊之結魯桓與魯桓之交鄭突皆黨篡弑之賊爾 **假田之義** 公羊陸氏陳氏以為鄭伯之遜詞穀梁胡氏以為夫子之諱詞二說疑公羊得之蓋內小惡直書不隱易許之罪不大於取郕防失許之惡不大於以濟西賂齊彼既直書此疑非諱詞也而何氏注公羊又有深諱之語似不達公羊本旨

附錄

羊

桓公會皆月危之也

秋大水

辰

凡平原出水為大水

羊

何以書記災也注災傷二穀以上書災也先是桓筭隱百姓痛傷悲哀之心既蓄積後

專易朝宿之邑陰逆而與怨氣并之所致

穀

高下有水災曰大水

胡

大水者陰逆而與怨氣并之所致桓行逆德而致陰

未得所歸故堯有夏焉禹使禹治之而後人得平土而居爾後世有人為不善感動天變而

張

大非常則災害廣蓋陰引堯為解誤矣

善感動天變而引堯為解誤矣

張

大非常則災害廣蓋陰引堯為解誤矣

案經書曰大水八桓二莊三宣成襄各一惟

桓十二年書夏餘皆以秋外書宋大水一

冬十月

無事書冬十月首此

穀

無事焉何以書不遺時也春秋編年四時具而後為年

二年春王正月戊申宋督弒其君與夷

督宋戴公孫

及其

大夫孔父

孔父孔子六世祖孔父嘉

侯

宋華父督見孔父之妻于路目逆而送之曰美而艷春督攻孔氏殺孔父而取其妻

公怒督懼遂弒殤公又曰宋殤公立十年十一戰民不堪命孔父嘉為司馬督為大宰因民之不堪命先宣言曰司馬則然已殺孔父而弒殤公召莊公于鄭而立之以親鄭君子以為督有無君之心然後動於惡故先書弒其君

羊

此無累者乎曰有仇牧荀息皆累也舍仇牧荀息無累者乎曰有則此何以書賢也何賢乎孔父可謂義形於色矣其義形於色奈何督將弒殤公孔父生而存則殤公不可得而弒於是先攻孔父之家殤公知孔父死已必死趨而救之皆死焉孔父正色而立於朝則人莫敢過而致難於其君者孔父可謂義形於色矣

注父者字也禮臣死君字之稱字見其先君死也

穀

孔父先死其曰及何也書尊及卑春秋之謚也或曰其不稱名蓋為祖諱孔子故

宋也注督宋之甲者甲者以國氏

胡

案左氏宋殤公立十年十一戰民不堪命孔父為司馬無能改於其德非所謂格君心之非者然君弒死於其難處命不渝亦可

以無媿矣父者名也著其節而書及不失其官而書大夫是春秋之所賢也賢而書名劉敞謂既名其君於上則不得字其臣於下此君前臣名禮之大節也督將弒殤公孔父生而存則不可得而弒於是先攻孔父而後及其君能為有無亦庶幾焉凡亂臣賊子畜無君之心者必先翦其所忌而後動於惡不能翦其所忌則有終其身而不敢動也華督欲弒君而憚孔父劉安欲叛漢而憚汲直曹操欲禪位而憚孔融此數君子皆義形於色足以備宗社而忤邪心姦臣所以憚也不有君子其能國乎春秋賢孔父示後世人王崇獎節義之臣

也雖大臣也苟不能與其君存亡則亦不書是故樂書中行偃先殺胥童而後弒君不言及死節人臣之極致春秋重以子人也孔父嘉不名命大夫也

陳

死節人臣之極致春秋貴死節必大乃天下之大開有國之急務也

張

初宋穆公舍其子馮而立與夷使馮出居鄭與夷既立而鄭莊公欲納馮于宋於是自隱四年以後鄭宋屢相侵伐華督蓋馮之黨也

通志堂

張

初宋穆公舍其子馮而立與夷使馮出居鄭與夷既立而鄭莊公欲納馮于宋於是自隱四年以後鄭宋屢相侵伐華督蓋馮之黨也

張

初宋穆公舍其子馮而立與夷使馮出居鄭與夷既立而鄭莊公欲納馮于宋於是自隱四年以後鄭宋屢相侵伐華督蓋馮之黨也

初宋穆公舍其子馮而立與夷使馮出居鄭與夷既立而鄭莊公欲納馮于宋於是自隱四年以後鄭宋屢相侵伐華督蓋馮之黨也

張

初宋穆公舍其子馮而立與夷使馮出居鄭與夷既立而鄭莊公欲納馮于宋於是自隱四年以後鄭宋屢相侵伐華督蓋馮之黨也

初宋穆公舍其子馮而立與夷使馮出居鄭與夷既立而鄭莊公欲納馮于宋於是自隱四年以後鄭宋屢相侵伐華督蓋馮之黨也

張

初宋穆公舍其子馮而立與夷使馮出居鄭與夷既立而鄭莊公欲納馮于宋於是自隱四年以後鄭宋屢相侵伐華督蓋馮之黨也

初宋穆公舍其子馮而立與夷使馮出居鄭與夷既立而鄭莊公欲納馮于宋於是自隱四年以後鄭宋屢相侵伐華督蓋馮之黨也

張

初宋穆公舍其子馮而立與夷使馮出居鄭與夷既立而鄭莊公欲納馮于宋於是自隱四年以後鄭宋屢相侵伐華督蓋馮之黨也

初宋穆公舍其子馮而立與夷使馮出居鄭與夷既立而鄭莊公欲納馮于宋於是自隱四年以後鄭宋屢相侵伐華督蓋馮之黨也

張

初宋穆公舍其子馮而立與夷使馮出居鄭與夷既立而鄭莊公欲納馮于宋於是自隱四年以後鄭宋屢相侵伐華督蓋馮之黨也

初宋穆公舍其子馮而立與夷使馮出居鄭與夷既立而鄭莊公欲納馮于宋於是自隱四年以後鄭宋屢相侵伐華督蓋馮之黨也

故弒與夷而立焉

案華督弒君之由惟張氏得之蓋舊語有孔父義形於色之言而左氏附會以為女色之色啖子辯之詳矣**案**孔父左氏稱孔父嘉而注以父為名故胡氏因之諸傳皆以孔為氏父為字啖子又以孔為字父為美稱謂孔氏之先皆以字連父如弗父金父若孔為字豈世世改乎又春秋時名嘉者多字孔亦其證也穀梁又以孔子為祖諱春秋非夫子家傳安得為祖諱要之左注以父為名而嘉為字則華父督亦父為名而督為字乎當以啖子為是後來孔為氏亦以王父字耳

附錄

會盟言及別內外也

尊卑言及上下序也

滕子來朝

隱

隱十一年稱侯今稱子者蓋時王所黜

穀梁

今傳無貶爵之文明降爵非春秋之義此時

周德雖衰尚為天下宗主滕降爵必時王所黜**胡氏**謂為時王所黜使時王能黜諸侯春秋豈復作乎或言其在喪與終春秋不復書侯無說矣蓋春秋誅亂討賊尤嚴於亂賊之黨桓公弟弒兄臣弒君天下大惡已不能討又先鄰國而朝之是與夷狄無異春秋所深惡故降而稱子以正其罪禮曰四夷雖大皆曰子其降而稱子狄之也春秋天子之事仲尼假魯史用五刑奉天討所以垂天子之法於後世也

案滕稱子杜氏與穀梁同張氏與胡氏同張氏曰春秋諸侯之爵不輕貶絕惟用夷變夏崇獎逆賊潰亂三綱之尊者則黜之故吳楚僭王杞莒用夷則降爵黜號而滕首朝桓桓特黜而從後日之稱子其說亦善發明胡氏者然春秋善善長惡惡短先王罰弗及嗣安有一人之罪而世世子孫受貶黜乎趙子以滕子此朝為在喪而後日齊桓伯後方與杞薛皆降號以從會此亦為有見者而在喪之說鑿矣故沙隨程可久以為春秋時大國強暴每貢賦於小國小國不堪多自降爵以從殺禮引子產爭承以為證蓋亦用趙子意朱子極取之然考之於經諸侯降爵惟滕薛杞滕初稱侯自桓二年始書子薛初稱侯至莊三十一年始書伯以為自降可也杞初稱侯至莊二十七年稱伯而僖二十三年卒稱子文十年稱伯而襄二十九年來盟又稱子其升降不一者此前說又不通矣且二邾皆自附庸升而為子傳者以為數從齊桓之請于天子命為諸侯由是觀之則又似時王黜陟之說亦可行姑記所聞以俟知者**案**程氏謝氏皆曰滕侯爵降稱子以其臣屬於楚也朱子曰滕未嘗服楚不知程氏何據**案**胡氏說朱子嘗疑之以問延平延平答以胡氏為長後來滕之子孫碌碌無聞為宋私屬不能自強聖人之心必有其善然後進之若無所因是私意也紀侯之說朱子亦疑之以為若果如此則是義理之正可以危急而棄之也延平亦取胡氏說以朱子之說為害義而滕子說朱子後又取沙隨之言則是終有疑也

三月公會齊侯陳侯鄭伯于稷以成宋亂

稷宋地○宋莊公元年

通志堂

左氏

會于稷以成宋亂為賂故立華氏也以郕大鼎賂公齊陳鄭皆有賂故遂相宋公注經稱平宋亂者蓋以魯君受賂立華氏貪縱之甚惡其指斥故遠言始與齊陳鄭為會之本意也傳言為賂故立華氏明經本書平宋亂為公諱諱在受賂立華氏也督未死而賜族督之妾也

胡氏

案左為賂故立華氏也臣弑君凡在官者殺無赦華督弑君之賊而成宋亂此其目言之何桓惡極矣臣子欲盡隱之而不可以欺後世其曰成宋亂而不書立華氏猶為有隱乎耳春秋列會未有言其所為者獨此與襄公末年會于澶淵各書其事者一則受宋賂而立華氏一則謀宋災而不討蔡般故特書其事以示貶焉然澶淵之會深諱魯卿而重貶諸國之大夫此則前有宋督弑君後有取宋鼎之事書曰成宋亂則其罪已明不必諱公與貶諸侯爵次然後見其罪矣陳氏會未有言其曰成宋亂弑君之禍接迹於天下於是焉始也向也合五國之君大夫以定州吁而州吁訖於討今也合四國之君以立華督督遂相宋莊弑君之禍接迹於天下四君為之也春秋之褒貶至於變文嚴矣以變文為猶未也而直言其所為舍此無復見者矣雖然有孔父焉東遷之初國猶有臣子也

案春秋會言其事者惟此與澶淵盟言其所為者惟盟薄釋宋公皆特筆也君臣夷夏之大變也謝氏曰去其亂之為平遂其事之謂成

夏四月取郕大鼎于宋戊申納于大廟

戊申五月十日 **左氏** 禮非

也臧哀伯諫曰君人者將昭德塞違以臨照百官百官於是乎戒懼而不

敢易紀律今滅德立違而昭違亂之賂器於大廟其若之何公不聽公羊

此取之宋其謂之郕鼎何器從名地從主人宋始以不義取之故謂之郕鼎遂

亂受賂納于大廟非禮也注器從名從本主名名之正其本名也地從主人

從後所屬主人郕本所以有大鼎者周家以世孝天瑞穀梁桓內弑其君

之鼎以助享祭諸侯有世孝者天子亦作鼎以賜之穀梁桓內弑其君

受賂而退以事其祖非禮也其道以周公為弗受也郕鼎者郕之所

為也曰宋取之宋也孔子曰名從主人物從中國故謂之郕大鼎也胡氏

取者得非其有之稱納者不受而強致之謂弑逆之人不能致討而受其

賂器置於大廟以明示百官是教之習為夷狄禽獸之行也公子牙慶父

仲遂意如之惡又何誅焉故直載其事謹書其日垂訓後

世使知寵賂之行保邪廢正能敗人之國家也亦或知戒矣

秋七月紀侯來朝

左氏紀作紀公穀程左氏公即位穀梁朝時此

也桓內弑其君外成人之亂已即胡氏桓弟弑兄臣弑君天下大惡王與

是事而朝之惡之故謹而月之也胡氏諸侯不奉天討反行朝聘之禮則

皆有貶焉紀侯何獨無貶方是時齊欲滅

紀紀侯求魯為之主非為桓立而朝之也

案紀稱侯公羊注以隱二年考之紀本非侯爵此稱侯者天子將娶於紀故封之百里後恒稱侯而穀注亦以為蓋時王所進是皆不知紀子伯為闕文之故

蔡侯鄭伯會于鄧

楚惠之始○楚武王始僭號稱王○張氏以鄧為蔡地

侯

始懼

公羊

離不言會此其言會何蓋鄧與會爾鄰是以懼也其後卒滅鄧虜蔡而鄭以王室懿親為之服役終春秋之世聖人蓋傷之也夫天下莫大於理莫強於信義循天理信義以自守其國家荆楚雖大何懼焉不知本此事醜德齊其能相尚則以地之大小力之強弱分勝負矣觀諸侯會盟離合之迹而夷夏盛衰之由可考也觀春秋進退于奪抑揚之旨則知安中國待四夷之道矣

案楚自熊繹始受封六世至熊渠立其子康為句亶王紅為鄂王執疵為越章王此僭王之始又八世至熊儀是為若敖又二世至熊駒是為蚡冒又一世至熊通是為武王武王十九年入春秋侵隨於桓之六年合諸侯於桓之八年圍鄭敗鄧於桓之九年盟貳軫敗鄭師蒲騷於桓之十一年伐絞伐羅楚已大於江漢之間矣莊公四年文王熊貲立莊六年而伐申莊十年而執蔡侯莊十六年而滅鄧於是楚勢益張他日爭伯之權輿始此

附錄

公羊離會說

公羊

二國會曰離二人議各是其所是非其所非所道不同不能決事定是非立善惡不足采取故曰

離不言會自三國以上言會者重其少從多也

九月入杞

杞

杞侯前來朝不敬杞侯歸乃謀伐之九月入杞討不敬也

穀梁

我入之也注不稱王名內之卑者據入邠

稱我此恐非我故發之

案程氏曰將卑師少稱人內則止云入其伐其○又案左氏以前紀侯來朝為杞侯故附會為不敬之說事正與僖二十七年杞桓公來朝而公子遂入杞相類得非左氏因此而誤乎不然杞桓公以不共而得貶今杞武公何以不貶也故胡氏不從

公及戎盟于唐冬公至自唐

書至

左氏

脩舊好也公至自唐告于廟也凡公行告于宗

廟反行飲至舍爵策勳焉禮也特相會往來稱地讓事也自參以上則往稱地來稱會成事也而**穀梁**例致君者始其往而喜其反此致君之意義也離不言會故以地致**胡氏**凡為人子者出必告反必面故君行必告廟反必奠而後入禮也出告行反告至常事爾何以書或誌其去國踰時之久也或錄其會盟侵伐之危也或著其黨惡附姦之罪也桓公弑君而立嘗列於中國諸侯之會而不書至同惡也今遠與戎盟而書至者危之也程氏所謂居夷浮海之意是矣語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也言中國既不知義夷

狄或能知義也

至例凡公行一百七十有六書至者八十有二不書至者九十有四
啖子曰告廟則書之于策夫子隨其所致而書以示功過且志其去
國遠邇遲速也其有一出而涉兩事者或致前事或致後事夫子擇
其重者志之也又有不致本事者蓋本事非功也十二公獨隱公不告
蓋謙讓不以人君之禮自處也其餘不告或取也或怠也陳氏有曰凡
至危之也隱行不至桓至明也而巳莊之適齊皆至之桓文有諸侯
之事苟不得意則書至訖于斷道而後不至者鮮矣成之瑣澤襄之
鄒之戲之役僅不至焉爾昭定之世無不至者哀或不不至至會吳伐
齊至黃池之會皆危之也是故夫人不至至出姜大夫不至至季子孫意
如叔孫婁案二家說皆有得處但陳氏以桓文不得意書至則召陵
盟楚豈不得意啖子以本事非功故不致本事則同心圍齊何得非
功亦有不通者故獨胡氏說為長而胡氏於致前事致後事之說又
略焉則又當參以公穀也○又祭春秋書公至自地六唐穀乾侯瓦夾谷黃是也

三年春正月

左氏

經之首時必書王明此歷天王之所頒也其或廢法違常失不班曆故不書王

韋

注無王者

以見桓公無王而行也十年有王者數穀梁桓無王元年有王謹始也其曰之終也十八年有王者桓公之終也胡氏桓無王元年有王謹始也其曰子不能定諸侯不能救百姓不能去以為無王之道遂可以略焉爾元年有王所以治桓也二年書王正與夷之卒也

書春王正月以天道王法正桓公之罪也桓無王而二年書春王正月以天道王法正宋督之罪也程氏曰弑君者不以王法正之天理滅矣穀梁子之義是也三年而後經不書王有以為周不班曆者昭公末年王室有子朝之亂豈暇頒曆而經比日書王非不頒曆明矣又有以為闕文者安得一公之內凡十四年皆不書王其非闕文明矣然則云何桓公弑君而立至于今三年而諸侯之喪事畢矣是入見受命於天子之時也而王朝司馬不施九伐之刑鄰國大夫不聞有沐浴之請魯之臣子義不戴天反面事讎曾莫之恥使亂臣賊子無所忌憚人之大倫滅矣故自是而後不書王者見桓公無王與天王之失政而不王也

公會齊侯于高

左氏

注

成居于齊也注公不由媒介自與齊侯會而成昏非禮也張氏

亂臣賊子與會而為昏著齊侯之自舉也

夏齊侯衛侯胥命于蒲

左氏

注

不明也注申約言以相命而不敵血也

公羊

胥命者何相命也何言乎相命近正也近正奈何古者不盟
 結言而退注善其近正似於古而不相背故書以撥亂也
 也相命而信諭謹言而退以是為近古也是必一人先其以相言之何也
 不以齊侯命衛侯也注申約言以相達不敵血而誓盟古謂五帝時
 公羊曰相命近正也人愛其情私相疑貳以成傾危之俗其所由來漸矣有能
 相命而信諭豈不獨為近正乎故特起胥命之文於此有取焉聖人以信
 易食答子貢之問君子以信易生重桓王之
 失信去則民不立矣故荀卿言春秋善胥命

案胥命諸傳皆善之惟趙子以為譏其無人君之禮而陳氏曰相命
 者相推長也諸侯不稟於王而私相命於是始子類之亂號公鄭伯
 胥命于弭不書以其謀王室也非王事而胥命是相推長而已矣於
 是齊侯稱小伯而黎之臣子亦以方伯責衛侯桓文之事其所由來
 者漸矣其說本薛氏而張氏復推明之曰東遷以來王政不綱賢伯
 之思自黍離之作已可見隱公而降莫有任中國之事者獨齊衛為
 列國之望欲私天下之權於已遂起而圖之西周方伯皆命於天子今
 欲專之事出創見必求勢力之均相遜相先布之天下耳目而不以
 為異然後彊者乃敢專之故蒲之胥命正齊衛非命伯而專征之始
 此春秋所以特書而謹之其說近是然於三傳皆無据姑具于此

六月公會杞侯于郕

穀梁曰郕魯地○公羊杞作紀郕作盛

杞

杞求成也

張氏

公羊作紀紀與

魯親而求援于魯以抗齊鄭桓公因其二年來朝而與之會也

秋七月壬辰朔日有食之既

既

既者何盡也

穀梁

既者盡也有繼之辭也

盡而復生謂之既

既

日者衆陽之宗人君之象而有食之既則其變大矣先儒以為荆楚僭王鄭拒王師之應

案日食例皆見前食既例三此年及宣八年七月襄二十四年七月皆大變也

公子翬如齊逆女

女

脩先君之好故曰公子

穀梁

逆女親者也使大夫非正也

桓不以為罪人也

胡氏

娶妻必親迎禮之正也若夫邦君以爵則有尊卑以國則有大小以道途則有遠邇或迎之於其國或迎之於境上

或迎之於所館禮之節也紀侯於魯以小大言則親之者也而使履綸來魯侯於齊以遠邇言則親之者也而使公子翬往是不重大昏之禮失其節矣故書

案逆女例諸侯親迎常事不書書魯之逆者五惟莊逆哀姜以仇女為譏其餘若翬逆文姜公子遂逆穆姜叔孫僑如逆齊姜皆卿為君逆也出姜不書逆者蓋公也譏禮成于齊故不斥

公也春秋以非常書之左氏以卿逆為合禮誤矣

九月齊侯送姜氏于謹

謹

魯地

女

非禮也凡公女嫁于敵國姊妹則上卿送之公子則下卿送之

於天子則諸卿皆行公不自送注已去

公羊

諸侯越竟送女非禮也此入國矣何以不稱夫人父母之

齊國故不言女未至於魯故不稱夫人

穀梁

禮送女父不下堂母不出人猶曰吾姜氏

公會齊侯于謹夫人姜氏至自齊

羊

得見乎公矣

穀梁

公會齊侯無譏乎曰為禮也齊侯來公逆而會之可也夫人至不言翬之以來何也公親受之于齊侯也子貢曰冕而親迎不已重乎孔子曰合二姓之好以繼萬世之後何謂已重乎 **胡氏** 古者昏禮必親迎則授受明後世親迎禮廢於是為齊侯來乃逆而會之于謹是公之行其重在齊侯而不在姜氏豈禮也哉不言以至者既得見乎公也不能防閑於是乎在敝笱之刺兆矣禮者所以別嫌明微制治于未亂不可不謹也娶夫人國之大事故詳

案 夫人至例啖子曰夫人初至比日書告于廟也經書夫人至三文姜得見公故不書翬以穆姜齊姜書曰遂僑如書以者言不當以也哀姜書入不可見乎宗廟也出姜不書至貶成禮于齊也昭公娶吳女不書至貶娶同姓也

冬齊侯使其弟年來聘

妾

致夫人也 **注** 古者女出嫁又使大夫隨加聘問存謙敬序殷勤也在

魯而出則曰致女在

有年

妾

注 五穀皆熟書有年

羊

有年何以書以喜書也大有年何以書亦以喜書也此其曰有年何僅有年也彼其曰大有年何大豐年也僅有年亦足以當喜乎恃有年也 **注** 恃賴也若桓公之行諸侯所當誅百姓所當叛而元年大水二年耗減民人將去國喪無日

賴得五穀皆有故喜而書之所以見不肖之君為國尤危又明為國家者不可不有年 **穀梁** 五穀皆熟為有年也穀畢入計用豐 **胡氏** 舊史災異與慶祥並記故有年大有年得見于足然後書之 **經** 若舊史不記聖人亦不能附益之也然十二公多歷年所有務農重穀閔雨而書雨者豈無豐年而不見於經是仲尼於他公皆削之矣獨桓有年宣大有年則存而弗削緣此二公獲罪於天宜得水旱凶災之譴今乃有年則見反常也故以為異特存耳然則天道亦替乎桓宣享國十有八年獨此二年書有年他年之歉可知也而天道不差信矣此一事也在不脩春秋則為慶祥君子筆之 **張氏** 桓公行惡其所則為變異是聖人因魯史舊文能立興王之新法也 **水** 五年旱雩等事十八年間獨今年五穀僅熟故以為異特書之所以著桓公之罪閔魯國之民也

案 有年大有年二傳皆以為祥而趙子亦例於慶瑞門與獲麟同例其說曰符祥者天地所以答人是志之凡豐年皆告于宗廟勤民而敬先也其不書者不告廟也此說亦未達春秋不書祥瑞之意至程氏發明奧旨然後以為記異此得於言意之表者也

四年春正月公狩于郎

妾

書時禮也 **注** 久獵曰狩周之春夏之冬也田狩從夏時即非國內之狩地

故 **羊**

狩者何田狩也春曰苗秋曰蒐冬曰狩常事不書此何以書譏遠也 **注** 禮諸侯田狩不過郊

穀梁 四時之田皆也春曰田夏曰苗秋曰蒐冬曰狩四時之田用三焉

張

何以書譏遠也戎祀國

唯其所先得一為乾豆二為賓客三為充君之庖

之大事狩所以講大事

通志堂

也用民以訓軍旅所以示之武而威天下取物以祭宗廟所以示之孝而順天下故中春教振旅遂以蒐中夏教發舍遂以苗中秋教治兵遂以獮中冬教大閱遂以狩然不時則傷農不地則傷物田狩之地如鄭有原圃秦有具圃皆常所也違其常所則犯害民物而百姓苦之可不謹乎以非其地而必書是春秋謹於微之意也每謹於微然後王德全矣

案四時之田春蒐夏苗秋獮冬狩見於周禮爾雅而左氏記臧僖伯之言亦同獨公穀所言皆不合穀疏曰左氏之文是周公制禮之名二傳之文或春秋取異代之法或當時天子諸侯別法經典散亡無以取正觀此則胡氏取周禮之說是矣○**案**田狩之地張氏曰凡國之蒐狩自有常處皆擇山林翳密之地因田獵而從禽魯之大野乃常狩地故西狩不書地觀此則譏遠之說信矣○**案**春秋書狩四于即譏遠于襍譏親離河陽本非狩特以避召王之名西狩本常事特以志非常之瑞各有義耳

夏天王使宰渠伯糾來聘

左氏

父在故名**注**宰官渠氏伯糾名也不書秋及史闕文

宰

宰渠伯糾者何天子之下大夫也**注**稱伯者上敬老也下去二時者桓公無王天子不能討反下聘之故去二時以見貶**胡氏**宰家宰伯爵糾其名也糾位六卿之長降而書名貶也大司馬九伐之法諸侯有賊殺其親則正之放弑其君則殘之桓公之行當此二者舍曰不討又聘焉失天職矣操刑賞之柄以馭下者王也論刑賞之法以詔王者宰也大宰建邦六典而乃為亂首承命以聘弑君之賊乎故特貶而書名見宰之非宰矣始而來聘

豕宰書名以見貶終而追錫王不稱天以示譏其義備矣夫咺贈仲子糾聘桓公其事皆三綱所係然咺獨書官糾兼稱爵何也如咺者豈初得政猶未受封而糾則或以諸侯入相或既相而已封者乎嫡妾之分君臣之義無所輕重糾以既封故兼稱爵見春秋責相之意也**陳氏**有聘桓者為使而後貶貶其甚者也

案宰糾書名左氏直譏其攝父職以出聘已昧於仍叔子之文而杜注又以伯糾為名則伯乃字稱而非名也公穀皆以為為下大夫係官氏名且字以宰為官氏渠為名糾為字而以伯為老稱則單伯祭伯亦老稱乎蓋欲言微者而經稱伯欲言尊卿則連名故為是臆說耳是皆不知春秋責宰相之書法也

五年春正月甲戌

陸氏曰此

己丑陳侯鮑卒

杜氏曰甲戌前年十二月二十

一日己丑此

左氏

陳亂文公子佗殺太子免而代之公疾病而亂作國人分散故再赴**注**佗鮑之弟五父也

案三傳不究闕文之義公羊則曰曷為以二日卒之憾也甲戌之日己丑之日死而得君子疑焉穀梁則曰陳侯以甲戌之日出己丑之日得不知死之日故舉二日以包之左氏則以為再赴其謬戾甚矣

夏齊侯鄭伯如紀

左氏

齊侯鄭伯朝于紀或以襲之紀人知之**注**紀人懼而來告故書

胡氏

夫如者朝詞也

通志堂

尊不朝乎卑大不朝乎小紀之為紀微乎微者也齊在東州尊則方伯鄭亦大國也並驅而朝紀乃懷詐讓之謀欲以襲之而不虞紀人之覺也其志憊矣外相如不書此何以書紀人主魯故來告其事魯史承告故備書于策夫子脩經存而不削以小國恃大國之安靖已而乃包藏禍心以圖之亦異於興滅國繼絕世之義矣故存而不削以著齊人滅紀之罪明紀侯去國之由劉敞意林所謂聖人誅意之效是也

案外相如例二州公如曹為來魯書也齊鄭如紀為紀人來告也此皆非常例公羊直以為為離不言會穀梁又以為過我而書不及左氏遠矣○**又案**春秋之初齊僖鄭莊皆小人之雄合謀同心以吞噬小國為事自隱二年石門之盟至桓十一年惡曹之盟二十年間二國為一伐宋入邾入許立督今又相與謀紀自二君如紀之後紀百計求援六年會于成其冬來朝謀於魯也深矣九年季姜歸京師在於周也至矣十一年鄭莊卒後齊鄭之黨方散故十三年紀侯得魯鄭而僥倖於一勝然怨愈構矣十五年齊僖卒襄公立十七年于黃之盟魯欲平二國也而襄公方襲小伯之勢豈顧一盟而棄僖公之業哉故莊元年而遷邾鄆部矣三年而紀季入鄆矣齊勢方盛鄭亦棄紀而為垂之遇矣故自齊鄭如紀蓋十有七年而紀卒去國齊可罪也鄭莊之惡可勝誅哉

天王使仍叔之子來聘

仍叔

侯

弱也注仍叔天子之大夫本於父字幼弱之辭也譏

使童子出聘

羊

譏父老子代從政也

穀

錄父以使者也故微其君臣而著其父子不正父在子代仕之詞也

注君聞劣於上

臣苟進於下蓋參譏之

胡氏

譏世官非公選也帝王不以私愛害公選故仕者世祿而不世官周衰小人得政援引親黨分據要途施及童稚公道不行然後國家傾覆春秋書武氏仍叔之子云者戒後世人主徇大臣私意而用子弟之弱者居公選之地以敗亂其國家欲其深省之也

葬陳桓公○城祝丘

左氏

注齊鄭將襲紀故

秋蔡人衛人陳人從王伐鄭

侯

侯

王奪鄭伯政鄭伯不朝王以諸侯伐鄭鄭伯禦之王為中軍號

公林父將右軍蔡衛屬焉周公黑肩將左軍陳人屬焉鄭曼伯為右拒祭仲足為左拒原繁高渠彌以中軍奉公為魚麗之陳戰于繻葛蔡衛陳皆奔王卒大敗祝聃射王中肩王亦能軍祝聃請從之公曰君子不欲多上人况敢凌天子乎苟自救也社稷無隕多矣夜鄭伯使祭足勞王且問左右

羊

其言從王伐鄭何正也

注美其得正義也故以從王征伐錄之

穀

其舉從者之詞何也為天王諱伐鄭也鄭同姓之國也在

胡氏

春秋書王必稱王者所章則

天命也所用則天罰也王奪

乎冀州於是不服為天子病矣疏謂若王不親伐直舉三國從王命之詞也鄭伯政而怒其不朝以諸侯伐焉非天討也故不稱天魯桓宋督弒君則遣使來聘而莫之討鄭伯不朝貶爵可也何為憤怒自將以攻之也移此師以加宋魯誰曰非天討乎春秋天子之事述天理而時措之者也既譏天王以端本矣三國以兵會伐則言從王者又以明君臣之義君行而臣從正也戰而不言戰敗而不言敗又以存天下之防也三綱軍政之本聖人寓軍政於春秋而書法若此比其裁自聖心非國史所能與也

陳氏

春秋之初

通志堂

王室多諱詞其曰蔡人衛人陳人從王伐鄭尊王也

案春秋王師之出有二伐鄭救衛是也陳氏曰王師不書書伐鄭伐鄭不服而後王命不行於天下書救衛救衛無功而後王命不行於天下此說固是然春秋明道不計功故伐鄭不書矣而救衛書于突又不可一槩論也○**案**春秋王不稱天者惟昭仲子錫命桓公魯贈成風與此年伐鄭爾皆弗克若天也

附錄

陳氏

春秋之法有天子在則其諸侯稱人有諸侯在則其大夫稱人

大雩

雩

書不時也凡祀啓蟄而郊龍見而雩始殺而嘗閉蟄而烝過則穀祈膏雨雩遠為百穀祈膏雨雩遠也

雩

大雩者何旱祭也言雩則旱見言旱則雩不見何以書記災也

穀梁

例雩得雨曰雩不得雨曰旱

大故祭天遠為百穀祈膏雨雩遠也

雩

大雩者雩于上帝用盛樂也諸侯雩于竟內之山川爾魯早以書而特謂之大郊禘亦因事以書而義自見皆國史所不能與君子以為性命之文是也諸侯不得祭天地大夫不得祭山川禮也明乎春秋所書郊禘大雩之義則知聖人治國如指諸掌之說矣

大雩之義則知聖人治國如指諸掌之說矣

案經書雩二十一止書秋者七此年及成三襄五十六昭八定七十

二昭二十五是也書九月者七倍十三襄八十七昭六十六定元定

十是也書冬者一成七年是也蓋左氏但知龍見而雩為正故以為

不時而不知因旱而雩乃記災也公羊以大雩為大旱趙子以稱大

為編雩舊說又以為大者禮物有加也是皆不知大雩之為僭矣穀

梁例曰雩月正也時不正也其說以為必待時窮人力盡而後請之此

又豈君人之心哉穀梁又以為請乎應上公是又不知諸侯雩于山

川之義疏說以為天尊不敢指斥故請其屬神蓋因穀梁之說而

為之詞也一年而二雩者昭二十五定七年也此日旱甚而無格天之

誠也季辛又雩不言大者啖子曰承上文也

冬州公如曹左氏

淳于公如曹度其國危遂不復

穀梁

外相如不書此書過我也

胡氏

天子三公稱公王者之後稱公州公諸侯而稱公者昔畢公以父師而保釐東土衛武以列國而入相于周蓋與後

蝻 蝻公羊作蝻

蝻

注蝻蝻之屬為災故書

蝻

記災也注蝻者煩擾之所生

穀梁

蝻災也

案程氏曰蝗也既旱又蝗饑不必書也○**案**經書蝻十一桓五宣十三十五皆書秋文八書冬傳十五宣六襄七皆書八月哀十三書

九月哀二十三書十二月穀梁所謂甚則月不甚則時也雨蝻蝻于宋外災告則書也

世出入均勞之意同此其所以稱公也外相如不書此何以書將有其未故先錄其本

六年春正月寔來

寔

自曹來朝書曰寔來不復其國也寔實也不言州公者承上五年冬經間無異

事省文也言奔則來行朝禮言朝則遂留不去故變文言寔來

胡氏

寔者州公名也春秋之法諸侯不生名失地滅同姓則名正名

經世之本名正而天下定矣或曰諸侯失國而後託於諸侯孟子以為禮今州公來朝將以諸侯之禮接之乎則春秋乃書其名將以匹夫之賤畜之乎則孟子乃以託國為禮將何處而可曰世衰道微諸侯放恣其有壤地褊小迫乎大國之間而失國是不幸也非其罪也則以諸侯之禮接之可也若譚子在莒弦子在黃温子在衛雖失國出奔而春秋不名義可見矣若夫不能脩道以正其國或棄賢保佞或驕奢淫佚或用兵暴亂自底滅亡如蔡獻舞邾益曹陽州寔之徒皆其自取焉耳則待之以初乃禮之過也觀春秋名與不名則知所以處寓公之禮與強為善自暴棄者之勸誡矣

案春秋書來例祭伯不與其朝介葛盧曰狄皆不能朝也其餘若內女書來則歸寧之詞也獨寔來之文公羊則曰猶曰是人來也以其

化我故慢之注行過無禮曰化穀梁曰謂之寔來何也以其畫我故簡言之也二家皆以為州公過魯而朝他國故為此說然於寔字之義殊無謂惟趙子以為王氏譏其外交則可與祭伯來義合然於寔字亦只用杜氏說則考之經例未有用虛字行文者故程子胡氏直以為州公名此亦有見然記禮者有伯父寔來左氏又有鞏伯寔來之語又似難以為名姑記于此以俟考訂

案杜氏以淳于為州國所都而桓十一年隨絞州莒下注又曰州國在南郡華容東南是有二州國也

夏四月公會紀侯于成

成 成魯地泰山鉅平縣東南〇穀梁作成

左氏

紀來諮謀齊難也

秋八月壬午大閱

左氏

北戎伐齊鄭太子忽救齊大敗戎師於是諸侯之大夫戎齊齊人饋之餼使魯為其班魯

以周班後鄭鄭忽以其有功怒故有郎之師秋大閱簡車馬也

案魯懼鄭故以非時簡車馬

案簡車徒也何以

書蓋以罕書也

平而修戎事非正也其日以為崇武故謹之

胡氏 周制大司馬中冬大閱教眾庶脩戰法獨詳於三時者為農隙故也書八月不時矣以鼓則王執路鼓諸侯執賁鼓以旗則王載大常諸侯載旂以殺則王下大綏諸侯下小綏其禮固不同書大閱非禮矣先王寓軍政於四時之田訓民禦暴其備豫也懼鄭忽畏齊人不因田狩而閱兵車厲農失政甚矣春秋非特以不時非禮書也乃天未陰雨徹彼桑土綢繆牖戶之意

蔡人殺陳佗

厲公

左氏

佗立踰年不稱爵者篡立未會諸侯又莊二十二年傳陳厲公蔡出也故蔡人殺五父而

立 **胡氏** 佗弒大子而代其位至是踰年不成之為君者以賊討也書蔡人以善蔡善書陳佗以善陳善蔡者以蔡人知佗之為賊善陳者以

陳國不以佗為君知其為賊故稱人稱人者討賊之辭也不以為君故稱名稱名者當討之賊也魯桓弑君而鄭伯與之盟宋督弑君而四國納其賂是不知其為賊矣齊商人弑君者及其見殺則稱位蔡般弑父者及其見殺則稱爵是齊蔡國人皆以為君矣聖人於此抑揚予奪可謂深切著明矣篡弑之賊外則異國皆欲致討而不赦內則國人亦以為君而莫之與誰敢勸於為惡故曰春秋成而亂賊懼

案計賊例已見州吁下但公羊以為佗淫獵于蔡而蔡殺之穀梁以為佗淫于蔡而蔡殺之皆傳聞之謬耳獨程子曰蔡人雖以私殺之而春秋與以討賊者廣為義之塗也此善發明聖經矣○**案**殺他國君例四陳佗鄆子蔡般戎蠻子也

九月丁卯子同生

案

子同生以天子生之禮舉之接以大牢卜士負之士妻食之公與文姜宗婦命之問名於

申繻命之曰同注即莊公也十二公惟莊是嫡夫人之長子備用大子之禮故史書之於策不稱大子者書始生也

未有言喜有正者此其言喜有正者何久無正也子公羊子曰其始生即書于策與子之法也春秋兼帝王之道賢可禪則以天下為公而不拘於世及之禮子可繼則以天下為家而不必於讓國之義萬世之達道也與賢者貴於得人與子者定於立嫡天下之達禮也故有君薨而世子未生之禮植遺腹朝委裘而天下不亂者以名分素明而民志定也經書子同生所以明與子之法正國家之本防後世配嫡奪正之事垂訓之義大矣其不曰世子何也天下無生而貴者誓於天子然後為世子

案子同生左氏公羊皆同惟穀梁以為疑故志之而注者以為有同非吾子之疑此委巷之談也然適冢始生即書于策出姜之子赤亦適冢也不書何歟胡氏曰案左氏載子同生待以大子之禮載于史策名分一定文公不知此義故子赤見殺而出姜歸仲尼削之著君父之貴也見通言陳氏以為莊公制於其母三十六年而後娶故其年不可不志此亦一說○**案**士冠禮記文曰公侯之有冠禮夏之末造也天子之元子猶士也天下無生而貴者其誓於天子說見周官典命

案子同生左氏公羊皆同惟穀梁以為疑故志之而注者以為有同非吾子之疑此委巷之談也然適冢始生即書于策出姜之子赤亦適冢也不書何歟胡氏曰案左氏載子同生待以大子之禮載于史策名分一定文公不知此義故子赤見殺而出姜歸仲尼削之著君父之貴也見通言陳氏以為莊公制於其母三十六年而後娶故其年不可不志此亦一說○**案**士冠禮記文曰公侯之有冠禮夏之末造也天子之元子猶士也天下無生而貴者其誓於天子說見周官典命

案子同生左氏公羊皆同惟穀梁以為疑故志之而注者以為有同非吾子之疑此委巷之談也然適冢始生即書于策出姜之子赤亦適冢也不書何歟胡氏曰案左氏載子同生待以大子之禮載于史策名分一定文公不知此義故子赤見殺而出姜歸仲尼削之著君父之貴也見通言陳氏以為莊公制於其母三十六年而後娶故其年不可不志此亦一說○**案**士冠禮記文曰公侯之有冠禮夏之末造也天子之元子猶士也天下無生而貴者其誓於天子說見周官典命

冬紀侯來朝

案

請王命以末成

本也昭公棄晉主齊至於客死鄭伯逃齊主楚終以乞盟觀其所主而榮辱成敗見矣魯桓弑君之賊人人之所同惡夫人得而討之而主之以求援其能國乎然則何以免於貶

志不在於朝桓也

七年春二月己亥焚咸丘

案

魯地譏盡物故書

在禮天子不合圍諸侯不掩羣夫子鈞不綱弋不射宿皆愛物之意也推此心以及物至於鳥獸若草木裕無淫獵之過矣書焚咸丘所謂焚林而田也

案咸丘魯高平鉅野縣南有咸亭而公穀以為邾邑故有火攻之說恐非

夏穀伯綏來朝鄧侯吾離來朝

案

名賤之也

者各自行禮也辟陋小

國賤之禮不足故書名

牟

失地之君也其稱侯朝何貴者無後待之以初也

胡

春秋之法

諸侯不生名穀伯鄧侯何以名桓天下之大惡執之者無禁殺之者無罪穀鄧越國踰境相繼而來朝即大惡之黨故特貶而書名與失地滅同姓者比焉經於朝桓者或貶爵或書名或書人以深絕其黨撥亂之法嚴矣誅止其身而黨之者無罪則人之類不相賊殺為禽獸也幾希

附錄

四年七年

胡

陽居春夏以養育為事王者繼天為之子則有賞陰居秋冬以肅殺為事王者繼天為之子則有刑古者賞以春夏刑以秋冬象天道也桓弟弒兄臣弒君而天討不加焉是陽而無陰歲功不能成矣故特去秋冬二時以志當世之失刑也獨於四年七年闕焉何也案周制大司馬九伐之法諸侯有賊殺其親則正之放弒其君則殘之桓弒隱而立大司馬九伐之法雖未之舉猶有望也及使冢宰下聘恩禮加焉則天下之望絕矣故四年宰糾書名而去秋冬二時以見天王之不復能用刑也田常弒其君孔子請討之以從大夫之後不敢不告也桓弒隱而立雖方伯連帥環視而未之恤猶有望也及穀鄧二國自遠來朝則天下諸侯莫有可望矣故七年穀伯鄧侯各書其名而去秋冬二時以見諸侯之不復能脩其職也然則見之行事不亦深切著明矣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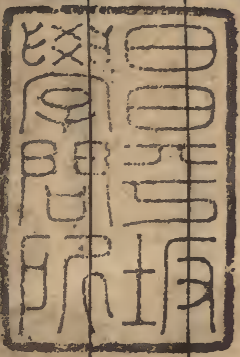
案

穀鄧書名公穀皆以為失地之君此亦一說杜氏以為禮不足則不當書朝趙氏以為用夷禮亦又無据故胡氏不取去二時之說何氏得之於四年而七年火攻之論迂矣故胡氏用其

前說昭十八年不書冬定十四年不書冬闕文也

春秋諸傳會通卷第三

後學 成德 校訂



春秋會通卷三

四

通志

廿七

春秋會通卷三

十五

廿八

